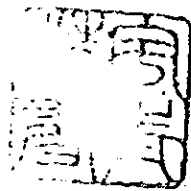




閻婆惜
與
潘金蓮



閻婆惜

是一個秋末的天氣，在北方已是十分寒冷了。白楊在蕭颯的秋風裏浮飄，顯得十分淒涼。那黃河平原的沙粒，常常騰雲駕霧地滿佈着天空，像一幅黃灰色的烟幕。這烟幕之上是光天化日；之下，便是芸芸衆生。殺人的，被殺的，吃人的，被吃的，鬧着的，喝着的，哭着的，笑着的。官兒，民兒；使地面上裝成一個社會的樣子。

富人，貴人，早在秋初作了過冬的打算。北邊吹來刺骨的寒風，祇有造成他們更加尊貴和豪富的機會。不是嗎？就是那，鄆城縣的押司宋江，也已穿上了珠皮的黑緞褶子了。

是申牌時候，宋江從縣裏出來，心上異常煩惱。腦子裏一陣一陣湧出了比往日更多



365082

的想像：

「梁山泊已經聚了夥嗎？」他反問自己。

「那個白衣秀士王倫他能容納這夥弟兄嗎？」繼續地反問下去。

「應該是智多星吳用做了軍師，晁大哥坐第二把交椅。」

「不會的！」他頗自信的說：「吳用是聰明人，足智多謀，要把王倫送上斷頭台的

。王倫一死，這第一把交椅空出來，自然祇有讓晁大哥去坐。」

「林冲呢？」他又轉想到別個人身上：「是一個有義氣有剛性的好漢，他不會和晁

大哥爭短長的，這是稻草細樹柴，吃虧是硬的。」

他想着走，黃沙在天空飛舞。他看看天，黃沉沉的。斜西的太陽，像一個患了癱瘓

病的老年人樣子，有力無力地躲在烟幕後面。探頭探腦地不敢正視大地。

「晁蓋等兄弟，真是好大膽子，做出這般大事。」透了口氣，又想下去。

「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何觀察，活捉黃安上山，又損害了許多人馬。」他心頭湧上一股熱潮。

「現在新任的濟州府尹，調來一員虎將。據說，目下正在招兵買馬，向老百姓徵集了很多糧草，還徵集了很多悍勇民夫，請了很多智謀之士。」他有些不安起來。

「那府尹還申呈到中書省，轉飭附近州郡，通力圍剿，直要把他們悶死在梁山泊！」他於是有些着急了。

「而且，府尹又行了文書到所屬州縣，併力收剿。這樣，不是麪中摸鼯，逃不了一個嗎？」宋江真的替晁蓋吳用等衆人擔憂起來。摸摸頭，拖着步子下意識地向前走。不料在賣湯藥的王公的担子上撞，神志撞得清醒了。

「押司，得罪了！」王公很害怕地說。

「不，我撞了你的担子。」

「押司怕是從縣裏出來，有什麼心事似的！」

「心事倒沒有，祇是常常吃了你的湯藥，沒付錢過。我想給你買付壽具，你百年歸壽之日，便可安心地下。」

「那纔感激呢！你老人家終是喜歡施棺散藥的。老漢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也得報答你押司恩人。」王公感激得快要流出淚來。

宋江湖亂說一句，倒引起王公一大套話。

「押司老爺！這幾天該沒有傷酒吧？若是你老人家傷了酒，吃我一盞醒酒二陳湯，就好了。」

這正是閑人不知忙人事，宋江頗有點不耐煩。

「我有事情去。」說着，便祇顧走了。離開了王公不多遠，又想起了梁山泊事。

「現在木州的孔目，差人送來一紙公文；知縣看了極爲着急，叫我寫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嚴密防備。」他腦子裏略頓了一頓。

「我叫張文遠去辦了。」思維又推開去。

「如果真的梁山泊被破，捉住了晁蓋一夥人；抄出文卷書信，應該有我宋江在內。還有，如果，吳用那些人，抓到衙裏來，挨不住打；一五一十把我放他們的事招出來，豈不糟透？我一家還不是滿門抄……斬？」想到這裏，宋江有些毛骨悚然起來。

他還是一路走去，毫無目的地祇是夾七夾八的胡想。

「押司，你到那裏去？」

宋江沒有聽見，祇顧走。

「喂，押司，你上那裏去？」一個婦人把宋江拉住。

「唔！」宋江吃了一驚。「原來是王婆叫我，我娶了呢！」

「押司，你做件善事吧！」王婆放了手，提出這個請求。

「什麼一回事？」

「一個女人……」

「女人？」宋江腦子裏打了一個滾。

「死了父親。」王婆接下去說：「娘的年紀老了。流落在這裏。沒錢買棺材。押司是一向做存事的。你……」

「大約又要叫我化錢了。」宋江想着沒說出來。

「你可憐她們兩個，出一具棺材錢吧！」

「女人做什麼的？」宋江橫問一句。

「賣唱的。」王婆看看宋江，猜出對方的意思。「生得挺漂亮哩！」她引他一句。

「在那裏呢？」宋江已忘了梁山泊的事。

「就在這縣後一個僻靜巷內！等着善人去佈施呢！」

轉一個彎，走進巷子。王婆領了宋江直進房子。天，還是那個不爽朗的臉兒。這小屋子裏沒有一點陽光。老的小的都在嗚嗚地哭。陰鬱的氣味，叫人停不住腳跟。

「閻婆！大善士來了。出出叩頭吧！」王婆叫着：

閻婆聽是王婆，把袖子揩一揩淚，轉頭過來。

「是王婆！」

年輕的女兒也轉過頭，她們從矮小的杌子上立起。走近來；看見一個男人；年輕的女人縮了一縮腳。宋江向她睨一眼。看見那個女兒形容憔悴。但是那臉兒生得令人可愛。白嫩的面頰襯托在烏雲般的髮下，那沒有揩去淚水的眼睛，像浸在碧泉裏的明珠。穿着一件破白布衫兒，淡青裙子，藍比甲；在她的身上，會意到現在還不是秋末。然而她打着寒噤，正怨恨秋風的無情。

「這是宋大爺，宋押司。是個好人，見個禮吧！」王婆向閻婆用右手指着宋江說：「閻婆和女兒對宋江道聲：『萬福！』」

王婆又隨着說道：「這是閻婆，這是她的女兒雪娥，因為她爸爸愛她，叫着她的小名婆惜呢！」

「這個名字取得很好！」宋江說着又看了一眼。雪娥趕快低下頭來，弄着自己的袖子。閻婆端個杌子給宋江坐。自己和王婆女兒都沒有杌子坐了。

「你們也坐下吧！」宋江很靄然可親地說：

「她屋子裏祇有三張杌子，兩張已攔了死人，僅存的一張給你佔住了。」王婆出來

解釋。

閻婆和雪姣羞澀地沒有作聲。宋江想立起來。

「你祇顧坐，常言道，立客難打發，坐着好講話。」王婆是最會應付場面的。

「你們怎麼會到這裏的呢？」宋江發問：

「唔！提起這事有很長一段哩！」閻婆感慨似的。「我們沒奈何投奔山東來的。」

「是那裏人呢？」

「東京！」

「東京不是一個花花世界嗎？」

「是的！宋皇帝也是愛玩的！東京是花天酒地，歌舞昇平的。」

「你們不在東京住？」

「我們無法在東京住下去。」閻婆答着，腦裏却想：「你嘮嘮叨叨問這許多做什麼呢！我家死了人需要的是棺材和銀子。」

宋江那裏知道閻婆的心思，還是問下去：「究竟爲了什麼事？」

「爲了一場無名之災！」閻婆暗思：「不如講了出來吧！」就繼續講下去：「她爸爸原是一個軍漢出身，使得槍棒，也爭得一個官職，在禁軍裏當一名牙將。」她停了一停。「那天，是殿帥府新太尉到任，點卯未到。就差人到家中捉拿。」

「好大的威風。」宋江插一句：

「我家男人因病不能起床，說有病狀在軍政司裏。那差來的不問輕重把他捉了去，到帥府打了一百軍棍！」她眼圈紅了起來，那柔色的臉上加重一層愁容。

「打了一百軍棍，以後呢？」

「我家男人，起初不知道高殿帥是何等人，原來是東京的閑手高俅。被府尹發配出界的高二。」

「却是因踢氣毬發跡的高二害了她們。」宋江暗想着。

「我家男人說，高二沒發跡時，在東京是個浮浪破落戶子弟，也會刺槍弄棒。却被他打翻了。三四個月起不得床，有了這個宿仇，自然乘機報復。」

「高二是好色之徒，那天因爲在街功調戲良家婦女，所以被我家爸爸打翻的。」雪嫂忽然插上一句。

宋江笑了一笑。倒使雪嫂難以爲情。

「講了一大套，還沒上正經事。」王婆也有些納煩起來。

「本來要打死我家男人的，因爲太尉新上任，打死了人不吉利；所以還能放他回家。」

「就沒有人講個人情嗎？」

「新上任的官兒，而且是和徽宗皇帝踢慣氣毬的，誰敢講句話呢？」

「以後呢？」

「我家男人回到家裏，知道爭他不得，連夜和我娘兒逃出京城；來山東投奔，不料這裏的官兒已經走了，沒遇着。」她說到過去的事情，便非常懊喪。

「因為徽宗皇帝愛踢氣毬，把那個閑手好遊之人也提拔出來做殿帥府太尉，還成什麼朝廷？」宋江恨恨地想：

「以後怎樣呢？」

「以後又是落到我女兒婆惜身上的事了。」

「她幾歲啦？」宋江發現新的興趣。

「今年纔十八歲哩！」

「你是來施捨棺材的，問我的年紀做什麼呢？」雪娥想：「這人有點隔岸觀火，不知別人的急。」

「這麼輕的年紀！」

「就是因為年紀輕，才把她爸爸氣死了。」

「娘！爸爸怎麼是女兒氣死的呢？」雪妓叫冤起來。

宋江以驚奇的眼睛看着雪妓。王婆聽他們噲噲，正想睡去。

天，慢慢地走上黑暗的道路：死人躺在一邊，肚子裏的臭氣，想從七竅裏逃出來；使世界上造成更惡濁的空氣。

「我們來到鄆城。」閻婆接着說下去：「舉目無親，銀子也光了。三日子住在客店裏，房飯錢無着，店東就要趕走我們。祇能把衣服飾物去賣了。」

「唔！可憐。早遇着我便送你家錢了。」

「衣飾都賣光了，還是要吃飯住宿的。迫着無法，她爸爸教她。」用手指一指雪妓。
「教她唱幾支小曲，到茶樓酒坊去賣唱。我跟着作伴。倒也過得日子。」

王婆打了一個呵欠。

「那天！……」

「娘，別講下去了。」雪妓現出不樂意的情緒。

「講下去。」宋江愛聽這許多閑事。

「聽。」閻婆支吾一句。

「押司要聽：你講下去吧！講得苦一點，押司可以多拿幾兩銀子出來。」王婆和他

們打圓場。

「噢！那天，碰到一個財主，愛聽女兒的曲子，化了很多銀子，聽了又聽。連聽了幾天，後來差人到客店裏來說要娶女兒做妾。」

雪姣臉上翻起紅雲，「娘，不要說下去了。」低下頭去。灣着腰拉一拉裙角。那雙破舊的繡花鞋就藏進裙子裏去了。

宋江把眼睛掃了掃，接着說：「講了一半不講，豈不叫人急死呢！」

「是的。」閻婆又說下去：「起初，他爸爸不肯。後來媒人橫說豎說，出了三千貫錢娶去，還要寫一張賣契。」

「誰是去做妾的呢？是鄭屠那賊騙去的。」雪姣很不高興，他心裏埋怨娘。和一個男子初見面，就講了這許多沒臉面的事。

然而，閻婆還是連珠般的講下去，在閻婆心裏以為快快講完了，求得宋江一些憐意，好替死人做事。他們四人之間各懷着不同的心緒。王婆祇求把事趕快解決，自己可以在中間撈些油水。宋江在女人身上打主意，所以要追根究底問個明白。雪姣死了父親，心上已經十分痛苦，再也不忍聽那種刺心的事。而且，死人已擱着七天，如果不是秋末，屍體早已腐爛了。她担心着父親的安葬大事。

「噯，是買去做妾的嗎？」宋江又發問了。
「是的！押司，賣契也是寫的。然而，這賊才沒有良心呢！」閻婆拍拍自己的胸，現出十分悲憤。

「怎樣呢？」

「人是娶去了，叫我兩老住到這小屋子裏來，三千貫錢可沒有付！」

「豈有此理！」宋江做出十分憤慨。

雪姣掏出一塊白汗巾掩着臉。宋江知道她在哭泣着。

「這賊應該殺頭！」他又補上一句。

娘兒兩個十分感激。祇有王婆無動於中。

「押司，這事纔不氣呢？」

「還挨了打嗎？」

「不，沒有挨打，比挨打更苦呀！不到三天，那賊的大娘子知道了，便把我的女兒趕了出來。」

「混蛋！」宋江倒真的憤憤起來了。

「還不算呢？」

雪嫂的泣聲愈大了。王婆想不讓她講，因為宋江追着要聽，閻婆再講下去。秋風吹進屋子，把死人的長明燈吹熄了。他們却不知道，在這樣的場合，管不到死人身上去。

「怎樣呢？」

「那賊子，反差人追討原典身錢三千貫！」

「不是沒有拿他的嗎？」

「是的呀！然而他要，逼得很緊！他爸爸本來有病，這樣就氣死了！」她也哭將起來。

娘兒兩個一哭，弄得王婆手足無措，宋江把嘴努一努。王婆走慣街坊，吃慣十方，自然明白。

「別哭吧！宋押司不是來聽你們哭的。說些話，要了銀子好辦閻老的後事。」王婆這話，是多麼有力呵！打入了她娘兒兩個的心窩。雖有說不出的苦楚，也祇能忍住泣聲。

「是！他已死了七天了。」說着，閻婆把頭轉過去，纔發覺長明燈熄了。

「我兒，你爸爸的長明燈熄了。去點着吧！」

雪嫂去點燈，伏在閻老的身邊又嗚嗚地飲泣。

閻婆轉過頭來，看看王婆。一副求情的樣子；又看看宋江，一副乞憐的臉相。

「押司，你出幾兩銀子買口棺材成全了吧！來世修福修壽。」王婆怪動聽的口气。

「當然囉！我原是來施棺的。」宋江略停了一停，向着伏在那裏的雪姣看一看；閻婆聽了心上很安慰；雪姣聽着也很感激。

「這纔是一個大善士。」雪姣想起身出來道謝。不料王婆已先叫：

「婆惜起來謝謝押司吧！」

雪姣把手整整雲髻，用汗巾揩乾淚水。和閻婆去謝宋江。

「我娘兒兩個來生做牛做馬要報答押司這份大恩！」閻婆說着，反感激出淚來了。

「別說這樣話。我宋江祇求行春風，是不求夏雨的。」

「但是，開了花，終會結果的。」王婆湊一句。

「那也未必，有時花萎了，便傷了匠人的心。」

「那是很少的事。」王婆仍強調她的意見。

「很少的事便會落到倒霉人的頭上。」話愈拉愈遠了，使閻婆和雪姣十分焦急。「談這許多廢話做什麼呢？」她們有共同的感覺。假使那個閻婆老沒有死，也要焦急得開口了。

宋江向王婆又看了一眼，努一努嘴。王婆裝着沒看見。

「王婆，你的衫兒破了，上襖也應該添新的了。明天讓我到街坊去揀一件好料子送給你。」宋江把這話託他。

「是的，多謝押司！」

「他們糾纏些什麼？死人還沒料理，又在活的人身上許願了。」雪嫂想：

「閻婆，我有一句話不敢出口。」王婆說：

宋江知道王婆這話的意思，情緒頗興奮。

「有話就講吧！我們正靠着料理老老的事呢。」閻婆回答：

「閻老死得很苦呵！又是流落在異鄉，眼前祇有一個女兒送喪。」

「是的，本來是個苦命；不然也不會吃高太尉的打。」

「屍骨不能回鄉！閻老怎能瞑目於九泉之下呢？」

「是的！」閻婆說着又哭了。雪嫂也哭了，如果死人有靈，真的也要一哭的。

「然而，有什麼辦法呢？祇求有一口棺木也就心滿意足了。」閻婆邊泣邊說：

「如果，鄭屠是個好人，又多了一個親人啊！」

「不要提起那個賊子了，沒有他，老老也不會氣死的！」

雪姣在旁切齒，心上恨恨的罵了一聲。

「我想你們娘兒兩個這樣下去還是不了的！」

「而且，鄭屠那賊要來追討三千貫錢的！」宋江刺了一句。

「也管不得了。人也死了。再來討，拚我娘兒兩個不着，死了算數。」

「！鄭屠却死不掉呢？你兩個還不是白白死去。」王婆反說了一句：

「天下那有白白死去的人？還成什麼世界！」

「如果有道理好講，你家老老也不會被高太尉打了。」

「這裏不是東京，鄭屠也比不上高太尉。」

「這裏雖不是東京，鄭屠却與高太尉一樣仗勢欺人哩！而且你們兩個又是舉目無親

的。有冤沒處申。」

「沒有縣太爺嗎？」

「縣太爺正怕鄭屠哩！」

「鄭屠也應該有些天良吧？」

「現在的人，講什麼天良！講天良也不會來逼死你家老老了！」王婆歎了一口氣。

閻婆和雪姣十分悲觀，心上加上一層黑影；屋子裏也慢慢地黑下來了。

「難道鄆城縣裏就沒有一個有良心的人嗎？」

「少得很呢！」

「終有吧？」

「那便是在這屋子裏的宋押司。」

「王婆太過譽了。我不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罷了。」宋江說着很得意，微微地一笑。屋子裏難得見到那麼可愛的一個溫笑。

「有宋押司出來抱不平，我們還怕什麼呢！」閻婆很高興，像大海裏的孤舟飄上了岸。雪嫂看看宋江，他臉上的笑絲還沒有散去。腮下的貉鬚子倒使雪嫂吃了一驚。

「他這個樣兒，是有良心的人嗎？」她頗懷疑。然而，又聽得王婆開口了：

「宋押司最能周濟人，因此稱他做及時雨。」

這個怪好聽的名詞呵！又引起了雪嫂的興趣，再向宋江看看：濃眉底下藏着一對銳利無比的狼眼，還有一個鷹爪鼻兒不相配地放在中間。宋江把眼睛也向雪嫂身上看。雪嫂趕快把頭低下來弄袖子。

「假使宋押司肯相助的話，那怕他鄭屠有勢，鄭屠纔見了宋押司怕呢！就說縣太爺吧！有事就問押司，押司不答應，太爺連屁都不敢放一個。」

「過份了；承縣太爺看得重，常常與宋江商量些事。」宋江愈加得意。

「押司家在宋家莊，宋太公是莊主，有上千畝好地，真是吃着不盡呢！」

「是的，押司真是有錢有勢；我們早遇着這大善士，不致弄到這般地步了。」

「你們缺多少銀子呢？」宋江問：

「就是老老的棺材，還欠那鄭屠的三千貫錢。」

「讓我去設法。」

「設法，你家不是有上千畝好地嗎？怕沒有這幾兩銀子！」雪娥想不出所以然來。

「是及時雨，那是最肯救濟人的。有錢，老早就拿出來。死了七天，是件急不待緩之事。

。如果再要設法，再等兩天，恐怕……」她不敢再想下去。

「不要設法了。」王婆插上來。「押司你完全承擔下來吧！」

「這是什麼說法？」

「我說，閻婆祇有這個女兒；挺可憐。你沒有婆子，娶了去；押司便可當孝子。」

像一個晴天霹靂。破除了沉悶的空氣。在雪娥真是一件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事。

而宋江則早已胸有成竹，覺不到驚奇。閻婆自然無可無不可的。

雪娥想往裏邊去，然而這是一間僅有的小屋子，往何處去躲避這個現實呢？硬着頭

皮聽這件事的發展。

「別這樣做，王婆，我已四十歲的年紀了，娶一個十八歲的婆子是不相配的。」宋江造出了這個理由。

「人家還沒有答應哩，你便推讓起來。」王婆把眉頭縐一縐，「閻婆你看怎樣？」

「我是沒主張的，可是他爸爸還沒有埋葬，就談親事怕被人家好笑。」

閻婆是真正沒有主張的人，祇要女兒有了着落，自己就靠着吃穿無憂。那個時候嫁給鄭屠，她也是沒有主張，因為鄭屠有錢，女兒去做妾是不妨的。現在宋江也有錢；而且自己比從前更窮了，老老又死了七天未葬，雪嫂嫁過人還有人要，那不是找都無處找嗎？

「好笑是人家的事，終比死了人不葬要好些。」王婆的駁覆。

「娘！我是不嫁的了。」雪嫂的答覆。

閻雪嫂他想：「從前爲了沒飯吃，去酒樓賣唱；爲了要錢，寫了賣契做妾；倒後來，錢沒有着，反吃了氣。如今，爲了錢，重新嫁人；那黑鬍子宋江如果也像鄭屠一樣，豈不是爸爸的屍體還是沒有人收殮嗎？」他想到這裏，覺得社會是可怕的，到處設着陷阱，祇等你無知的東西過去，便沒有一個可以僥倖得脫。

「你不答應，你爸爸的屍體就不想安葬嗎？」王婆有力地說：

「人家不答應，你何苦強求呢？我宋江又沒有請求你來做媒。」

「不，老身替你們說親也是一番好意。押司固然不想這門親事；可是押司到這時還沒有娶得一個老婆呢！」王婆好利的嘴唇。他恐怕閻雪娥不肯再做妾，所以用一箭雙雕的方法說出了宋江還是單身漢子，叫人聽了不落痕跡。

這時，外面的秋風漸漸緊了，從破屋的裂縫裏直闖進來。閻婆打了一個寒慄。他想

「今年怎樣過冬呢？」

她身上還是穿的夾衫兒，看看宋江已穿上皮褶子了。

「呵！他是有家產的人。」她又想：

「女兒，你就答應了吧！」忽然在閻婆嘴裏脫出了這句話。

「天黑了，我還有緊急公事要辦，明日設法銀子給你們買棺材。」宋江要走。

「押司別走吧？這樣一件大事，今天須成全的。」王婆反過頭來勸住宋江。

「他是來施棺的，爲什麼談起親事來呢？乾脆拿出銀子，不是爸爸明天就可入殮了麼？」雪娥想到死人身上去。那死人還是躺着；好像靜聽他們的勾當。雪娥看看屍體，

又悲哀起來，掩面嗚嗚地哭了。

「婆惜別哭吧！這是天大的喜事。押司和你葬了爸爸，還要替老老做孝子呢！」王婆說着，看看宋江，宋江裝着不知道。

「閻婆你勸勸女兒吧！」

閻婆沉思，看看女兒還是哭着，再轉頭看看宋江，宋江却底下頭去裝假。

「我的脚也立酸了。我真是自討苦吃，走了吧！」王婆的做作之詞。

「我讓你坐！」宋江立起來。

「不，押司，你是上客，應該坐的。」王婆推讓。

「真對不起，爲了我們的事，累了你老人家，請再停一刻吧！」閻婆很有些不安。

那屋子裏暗的緊，祇有死人下甕的長明燈有點光明，除了死人是安心的躺着外，他們之間仍是各懷着不同的情緒，一個人死了去是最安逸的，沒有了煩惱，也不會上人家的圈套，所以死人是會哭的，活着的覺得悲傷，纔哭個不休。世界上的人活着一天，就多一天紛爭。有時活着的人真想死去。然而真正到臨死的時候，便又想掙扎活下去。就在那掙扎活下去的剎那間，產生更多的苦味，更悲慘的場面。閻雪嫂爲了掙扎要活下去，爲了他的娘也得活下去，爲了活得更有豐富的內容，於是今天產生了矛盾的心理，

使她今天的處理比死了爸爸更苦。

「女兒，你有話說吧！」閻婆想知道雪妓的心事要她發言。

然而那雪妓的心理是交織着各種的煩惱和憂慮。

「我爲什麼流落到鄆城縣來呢？」她想：「爲什麼又遇着鄭屠呢？……又死去爸爸呢？死去爸爸就該送葬，爲什麼又要求人布施呢？」一連串的悲慘事實。叫她無法答覆閻婆的問話，她低着頭飲泣。

「如果葬了爸爸，這個黑頭把我娘兒兩個養着；老了死去，這也好的。可是，黑頭也像鄭屠那樣，我們不是更糟嗎？」他繼續想下去。

「婆惜！你答應了吧！你娘有了靠山，一世吃着無愁。宋江是及時雨，會周濟人；當然更會周濟自家人。」王婆把生平做媒的本領都獻出來了。

「及時雨，當然是好綽號。那種救人的牌子。爲什麼不先佈施一點呢？偏要娶我。」她又想下去。

「女兒，聽王婆的話吧！」

「是的，我是不會使你上當的。押司娶了你去，買好的衣服給你穿；他是這縣裏場面上的人，你娘兒兩個就一世風光啦！」

「王婆，不必勸了，明日再說吧。我是來濟人之急的。你早就不該提親事的。」
 「別嚷，押司，這是一件好親事。你過去給了我很多恩惠。我早想和你尋一位賢慧
 妻室，你四十歲了，也該想想子孫。婆惜是賢慧的，會唱曲子，一手好針線。生得多俊
 多俏，押司有這位妻室，才不虧一世人生呢！」

雪嫂給王婆說了幾聲好，心上頗自得。

「是的！我女兒還能識幾個字哩！小的時候，他爸爸還在官上，請了先生教她讀完
 半經呢！」閻婆聽說自己的女兒好，纔高興得破涕一笑。

「你們兩個配上，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直把人象羨煞！」
 雪嫂認爲王婆這許多話是多說了的。

「婆惜，你不說嗎？唔！是害羞啦！我說，你點點頭算答應了。明日出了銀子買棺
 材去。」王婆略停了一停，看對方的示意。可是閻雪嫂沒有一點聲色，祇低着頭。

「有什麼不好呢？如果押司不來；你爸爸直爛去。」王婆有些憤憤了。

「還有，鄭屠明日差人來要錢，誰去抵帳呢？」

「提起了雪嫂的心事，喘了一口冷氣。閻婆聽了便害怕。」

「是的！那來的錢呢？」

「哼！沒錢還可，直把你娘兒兩個趕出屋子，把死人往巷裏一拋，你娘兒兩個怎辦？誰來申冤呢？」王婆威脅他們。

雪姣回想到鄭屠差人來討錢的情況，也真有些害怕。

風還是吹着，北方的風是愈吹愈緊的。

雪姣看着娘，穿着夾衫兒，在發抖。

「如果，鄭屠那賊明日真的差人來討錢，把我娘兒兩個趕出門，把死人拋在巷中，是多麼慘苦的事。」她想：

「女兒，你答應了吧！娘好穿件棉襖，爸爸可以安葬。」閻婆用一副可憐的嘴臉發出哀告。

「呸吧！鄭屠三千貫錢誰償還呢？不是討上宋押司的門嗎？」雪姣爲了怕見惡勢力

的來臨，爲了爸爸的棺木，爲了娘的冬衣；就這樣依允了。她說着又十分懊喪。

那死人下面的長明燈忽然一亮，屋子裏發光，可是黑了。

「女兒，燈裏沒有油了，你去收拾吧！」

雪姣聽着娘的話，摸摸索索地走近死人的身邊，默默禱告：

「爸爸：女兒氣死了你；今日又許了人，你在冥冥之間保佑我們，再別像鄭屠那樣

燈已發了亮。雪姣轉身過來。王婆十分興奮。宋江像獵人得了兔子一樣，心上說不出的愉快。

「婆惜，你答應了嗎？」

「要聽我娘作主。」

「閻婆你怎樣呢？」

「我不是老早就表示了嗎？」

「好，押司，那一日吃酒呢？別忘了謝媒。」王婆的最後目標。

「唔！你老人家逼着老鴉在樹上做巢。」宋江却扯到別處去了。

「押司，鄭屠那賊的錢怎樣給他呢？」閻婆問：

「我自去打算。不用你老着急。」

「你應該叫她岳母大人了。今日便見個禮吧！」王婆插嘴。

「不，早着呢！先把閻婆葬了再說。」

「是的！應該如此。」

「押司，先付銀子買口棺木吧！老老已死了七天了。」

「這個自然。我沒帶銀子，寫個帖兒去縣東福壽堂陳老板家取。」

「還有，使用錢都無着了。」

「我自會打發縣裏的人來料理。」

宋江從杌子上站起來，屁股也坐痛了。向死人看了一眼。向王婆尖尖嘴。屋子裏一些微弱的光，看不清楚。宋江走下一步。偷偷地把王婆衣角拉一拉。王婆是聰明人，肚子裏早就明白。

「押司，老老落葬，你要做孝子呵！」

「唔！禮當如此，不過……」宋江沒有說下去。

「沒有契嗎？」王婆說：

「又要寫賣契了！」雪嫂這樣想，不做聲。

可是宋江却不要。宋江尋思：「要她的契幹嗎？我宋江還怕人家打主意。」隨口回答王婆：「又不是買妾，要賣契何用？」

雪嫂鬆了一口氣。

「喔！知道了。沒有拜過天地，不能做孝子。」王婆說完，便拉住闊婆作耳語，闊婆點點頭。

「女兒，你跟了押司去吧！」

「我跟你去做什麼？」

「我想叫你爸爸在地下瞑目，要押司做孝子。沒有過門，是不成體統的。」

「過門？」使雪姣又苦惱起來。「爸爸死着纔七天呢！」

「就是你爸爸死着，所以要過門，你看看娘的面上吧！也叫爸爸的喪事熱鬧一點。

」閻婆帶點哭音。

「既然已經答應嫁給他，還執拗些什麼呢？」雪姣聽了娘的聲音，不再反抗。

「好吧！我便去；但是娘一個人留在這屋裏不冷清嗎？」

「有你爸爸陪我啦！」

「爸爸已死去了。是你一個守着哩！娘啊！」

「不打緊，你爸爸死着和活着一樣的。他一世便愛着我，伴着我，沒有分……離……

……過。」說着，泣得透不過氣來，雪姣也隨着哭。

「女兒，你好好去吧！跟着宋押司。」這邊泣邊說的聲音，是多麼淒厲呵！在這個流落的環境裏，在受過顛沛的生活後，娘兒是相依爲命的。雖則一夜之隔；然而想到過去慘苦的情況，她們就不得不抱頭痛哭了。

「娘啊！今夜爲何分手？」

「不分手，怎麼辦？女兒，你該明白，生和死，別和離是免不掉的。你爸爸永久遠的死去，我們不過暫時的離別，怎麼捨不開呢？」

「娘啊！我害怕呢！」

「怕什麼？宋押司是好人，比不得那鄭屠！」

「呵！好人，變壞呢？」

「變不壞的。也等於壞人變不好一樣。」

「然而我不忍離開娘呀！」

「祇是一夜啦！」

「一夜是長漫漫的，漫漫的長夜呵！」

「女兒，別說了，跟了押司去！」

「娘啊！你太忍心了。」

「不，爲了你的一生。」

「仍舊讓我陪你過夜吧！」

「不要多說了，明日還會看見的。」

「婆惜！走吧！天色不早了，押司還要準備哩！」王婆催促着，

「你是拆散我娘兒兩個的！」雪娥憤憤地說。

「別罵吧！我爲着你家，走了路，乾了舌呢！」

「多謝你！」閻婆的話：

「娘啊！你有話交代我嗎？」

「沒有。」

「沒有我就走了。」

閻婆却又把雪娥的手捏住，「女兒，真的走了嗎？」

「娘要留我作伴嗎？」

「不，娘有你死了的爸爸作伴，你去……！」

「聽！我去啦！」

「好好的呀！別走壞了腳。」

「是的！」

他們三人慢慢地走遠了。不見了影兒，閻婆走進淒涼的屋子，伴着死人過着寂寞的
秋夜。

二

又是一個秋天，北方還是年年如此的景象。那種經不起風霜的樹木，早就落了葉子。在北方，秋天是少見雨的，有的時候却會飄些雪。天空常常烏羅羅的，有時也有一兩隻小鳥在樹林哀叫着。然而，這不是唱歌，是哀鳴。他看見樹木花草在春天裏發芽，在夏天裏茁長，可是到了秋天，便慢慢地枯萎了。人，在秋天，也會感覺到沒有生氣。秋風秋雨正愁煞人呢！雖則在北方是少見雨的。然而那烏羅羅的天空，已使人們感到極度的不適。爲什麼春季裏的美麗，到秋天便消滅了呢？爲什麼發了芽，茁長的生物，也枯萎下去呢？這個可以厭惡的秋天呵！給人們一種肅殺的印象。閻雪姣在這個秋天裏又遇着了像去年那樣在一生中起着劇烈變革的事故。她在秋風秋雨中枯萎下去了。然而，那個貉鬚鬚子的宋江，却像北方的寒風一樣，愈吹愈緊呢！

「他媽的，小妮子！非幹掉她不可！赤髮鬼昨天在酒店裏勸我上梁山，怕沒有押寨夫人！」宋江走在街上，背着招文袋。他常喜歡在走的時候想心事。大約因爲他太忙的緣故，在縣裏沒有閑可以靜了腦子想。等到一出衙門，思潮便湧上來了。

「嘿！別人都可以，却與同房的後司貼書張文遠張三郎的通姦，豈不狗屁？後司貼

書是什麼職位，不是聽我使喚嗎？我黑三真倒了霉，祖宗坟上壞了風水！」宋江仍是拖着步子向前走，向烏龍院的路上去。這烏龍院是宋江替閻雪娥造的；造的時候，兩個正相處得還可以哩！烏龍院房子雖不大，却在清靜巷中，安得腳。宋江把雪娥藏在裏面，像尼姑進了關，與外緣隔絕了。

「假使我走進烏龍院，遇着張文遠；嘿！這麼一刀，頸子出了血，送了小子的命；又一刀，砍了妮子；讓他去陰司地府做夫妻吧！」他想着，真有點氣憤。

「那有這等事！好大胆的張文遠，到老虎頭上來拍蠅！」宋江和去年的秋天，像是兩個人。去年秋天在那個小屋子裏是多麼溫文。今天他的腦子裏却這樣橫豎，想殺人，想一口氣殺二個人。

「不殺他們，我真做了烏龜，還配稱及時雨嗎？殺姦殺個雙，怕會償命？偷漢子的女人，人人都可以殺的！」他正想着，走着。防不着有人叫：

「押司，你來烏龍院嗎？正碰得巧。老身便是來尋你的。」是閻婆，閻婆還是和去年一樣的老太婆。可是今年的衣衫却添了棉，是靠女兒的福。這就是王婆所說的吃穿不愁。

「我本是來烏龍院的。」

「押司你已有個半月未來烏龍院了。」

「縣裏有事，忙得緊。」宋江隨口應着。却想：「遇着他娘，却是來找我的，那張三便不在烏龍院了。」

已是酉牌的三刻，天也黑了。兩個人向烏龍院來，宋江懶着講話。

「嘿！仁義道德的宋江，及時雨的宋江。」閻雪姣一個人躲在屋子想：

「一天到晚和女人鬼混；喝酒醉得如泥。四十多歲的人了。該是我的爸爸！」

一年來，閻雪姣也變了樣子。她對宋江異常抱怨。

「他假裝着沒有妻室，文遠哥哥明明說他在宋家莊上已經有了正配，娶妾便娶妾，騙什麼鬼呢！我也不信四十歲的急色兒還沒有婆子！」閻雪姣在張文遠嘴裏常常聽得些關於宋江的消息。

「一天到晚鬼糊塗，不幹正經事，跟着縣太爺吃屁；昏天黑地，欺壓孤寡，稱什麼及時雨，簡直是偷天換日的。」她非但抱怨，而且十分厭惡宋江了。

「那副相貌，黑頭，鬚子；矮鬼！成得什麼大事？」她不但厭惡他的行為，而且看不慣他的容貌，這一年來，閻雪姣和宋江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淡薄。假使張文遠不在的

時候，她常常回憶；想到去年在小屋子的情況，宋江真是卑鄙不堪，那種園上釣的勾當，說來便會齒冷。

「張文遠，三郎哥哥。生得多俊，多爽朗，常常體貼我，和我講着說着。可是那個黑頭却在外面花天酒地呢！」她想起張文遠，又微笑起來。

「如果張文遠一天做了皇帝，我不是正官娘娘。到那時候，大赦天下；却偏偏要殺高俅那賊，鄭屠那賊，還有現在的黑三。……黑三還沒有殺頭的罪，充軍到遼遠遼遠的地方去。」她恨高俅鄭屠，然而對宋江還留着一綫之情。

「如果，張三活得長，我一世安樂。我若比張三晚死；我要學學武后。做幾年女皇帝。讓我下道懿旨，叫各府各州各縣查明外鄉落流人民，一律送回家鄉團圓。還有，把鄭屠之流的有錢人都抄了家，省得他們仗了錢爲非作惡！」她有點想入非非了。

天已經黑了，屋子裏還沒點燈。

「今晚，三郎應該會來。娘呢！出門去做甚的？」她希望今晚和三郎敘敘。

「三郎該是有事罷？今晚是不會來了。他這幾天很忙，聽說等不上幾天，便要起事了。那時，不知怎樣打發我呢？兵啊！火啊！刀啊！槍啊！還有喊啊！殺啊！我騎匹馬跟着三郎。不，我從來沒有騎過馬。三郎定會先準備一輛車子，派一兩個義兄義弟先送

我出城，到一個安全地帶歇着。這纔是千里送皇嫂哩！」她愈想愈出神了。

雪嫂對張文遠的一切，都感到莫大的愛戀。張文遠的本身也確實可以叫人敬慕不止的。他生着很魁梧的體魄，一對大眼睛，長而且黑的睫毛，是多麼威武有神呵。那方面龐上，有一個端正的鼻樑。豐滿的帶有血色的面頰，看了便知道是一個血氣充沛的青年男兒。他懷着滿腔熱血；奔放的豪俠的性格，常做出人所不能爲的事。在他的腦子裏，還畫着一幅遠景。他看見成千成萬的人民，被官府欺壓，被豪富剝削，被黃水吞沒。饑饉和疫癘，像毒蛇猛獸來吞噬了善良人的生命。邊關的告急，使無辜的人民，失了家庭，失了田園，顛沛流離，忍受着慘苦的人間地獄的生活。然而官僚和豪強們却勾結在一起，盡量享受，盡量安樂。醉生夢死地過着歌舞昇平的日子。野外雖有成千成萬的人凍死餓死；然而朱門以內的酒肉是放着爛了去喂狗。這是什麼一個社會？

因此，他想把這許多受難者從地獄裏救起，從火坑裏拉起。閻雪嫂也是其中之一。張文遠十分體恤她，悲憫她的身世和遭遇。沒着事常常去探望她。在宋江好久沒有去烏龍院的時候，還送些錢給她娘兒兩個用，安慰她們爭取出頭的日子。一年的日子也不算短，閻雪嫂在飄零的身世裏，感到無窮的慰藉。像一個患了重病的人得着了良醫一樣，要在他的手裏能夠獲救。也像大旱之後，得到了甘霖。她會意到張文遠是知己，是一個

挽救危亡的人物。她十分愛戀他。她每天希望張文遠能够到烏龍院。她每天希望能够親自跑進廚房裏去做些好菜給他吃。她更想每天能够替張文遠打量衣服。秋風一起，就連想到張文遠應該加上棉衣了。

她記起，一個春寒料峭的晚上，正患着一些小病；張文遠親自料理湯藥；沒有費娘的手；還陪着過夜，在床邊坐着整整的一晚。閻雪姣放在腦子裏要酬答他。如果張文遠也病着的話。

「天下再沒有這樣可愛的男人呀！」她從張文遠又轉想到他的溫文。「假使，天天和這個人在一起，我還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呢？他也還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呢？現在他是獨個兒，二十多歲的人；沒有人招呼他，破着的襪子也沒人和他補綴。在縣裏又沒有人理會他的飯食，冷一頓，熱一頓，飽一頓，餓一頓；病了起來不能搬到這裏來；我又不能去縣裏服侍他。不是挺死！」

天已經黑下來了，她點着燈。在菱花鏡裏照着孤獨的影子。

「今晚又是形單影隻了！」歎了一口氣，「爲什麼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呢？黑三你真害得我好苦！假使沒有你，我就早跟了張文遠。」

她推開窗，晚涼逼人，又把他關上了。

「娘出門去，該是去看三郎的。好幾天沒來，怕是病了。病了是多苦呵！我替他病了吧！上天保佑三郎不要病，有病苦我來承受吧！」她默默禱告上蒼。

「三郎是不能病的，他有事要幹，上上下下的事都要他幹呢！」她想起張文遠裘集一身的事務。

「三郎是不會病的，這幾天該是忙吧！」她於是想起張文遠奔波忙碌的情景。滿身塵埃的樣子。

「三郎你是一個勞碌命呵！輕輕的年紀就這樣整天忙到晚。」她於是乎又想起那天晚上，他坐床邊疲倦不堪的神情。

「你應該好好地休息一下，晚來還陪着我講話，是太勞神了。你真的忙，便不該來烏龍院。將來在一起的日子真長着哩！」她接着幻想今後的美麗的景象。

「可是，我也曾爲三郎流過淚。那是一個黃昏時候，三郎在我房子裏談到今後的歸宿問題。我說像我這樣嫁了兩個男人的人，還有什麼人憐惜呢？三郎笑了一笑，很爽朗的說，你的嫁人是被逼着的；你的被遺棄正惹人憐惜哩！我就很同情你。我說，你能够同情我，感激得很。三郎又說非但同情，我還希望你和你一輩子同甘苦哩！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倒在他懷裏流淚。使我永不會忘掉的那個黃昏呵！」她回憶到以往的情景，幾乎

跳起來。

「三郎，今晚你應該要來的。今晚也是月亮最圓的時候，秋天的明月是多皎潔呵！我準備着一些菓子，桑着，還有酒；痛快的飲一杯吧！在這明月之下，在這小樓的一角。」想着，又去推窗，那月兒從東邊升上來，那末圓，淡紅的色澤，照在雪般的秀麗的臉上。她變得多麼光輝。瑩潔的眼睛，發着亮，白嫩的肌膚，浸在月光裏，像羊脂玉。她凝視着。在她的腦子裏繚繞着很多的思維。

「三郎哥哥，你如果也在這裏，我們就兩個兒倚着這樓窗了。我一定拉住你的手，問你那月亮裏的故事。」她愈想愈出神了。她幾乎要叫出三郎的名字來。

「如果……」沒想完。

「女兒，你心愛的三郎來了。」是閨婆的叫聲。

「我來啦！」是多麼興奮，她幾乎發狂，她把燈挑亮了，向鏡子裏照去，把手理一理鬢髻，覺得不如意；又把個梳子拿出來梳了。用汗巾蘸着水，順潤那如新月如初黛的眉毛，還不及施敷脂粉。樓下的閨婆却又叫起來：

「女兒，快下樓來，迎接三郎呀！」

「是，我就下樓來啦！」

然而雪姣還是沒有下樓。她還去換晚裝呢！是一件玄色的綉底短襖，淡青皮甲，還滾上了深青色的邊緣，加上一條淡青色的裙子。又去換了一雙淡青色的繡花鞋。她一身素色，愈顯得清秀非凡。那婀娜多姿的身材，和那煥發的笑容，誰知道她已經歷盡人間的辛酸呢？她把晚裝穿得異常整齊；又去照照鏡子；把衣角裙角都不許他有半點不貼服的地方，她看看自己微微一笑。心上想：

「這是打扮給三郎看的呀！」

「女兒，快下樓來吧！再不下來，三郎要走了，」

雪姣聽見娘第三次叫，怕三郎真的要走，急急地拿着燈下樓。

是一間不甚寬敞的小廳，擺着四個椅子，兩個茶几，已經是夜了的天色，月光射進廳堂來。在那如螢的燈光下，雪姣認識對面的人不是張三，是黑三宋江，使她呆住了，她的心頭，立刻起了很大的激動，她眼前變得十分灰暗，那可愛的笑容也消失了，她的心靈像被什麼搗了去的，說不出的痛苦和懊喪。她想退回樓上去；然而知道宋江的爲人，不敢惹他。若是被他看出破綻來，真個鞋匠上門，落了個樣兒去。

「大爺！你回來了。」雪姣小心地殷勤一句，手裏的油燈隨即向茶几放着。

宋江看了雪姣的打扮，心上已起了很大的疑竇，他想：「爲什麼我不在家裏，她打

扮得這樣如花如玉呢？她是爲着我宋江嗎？可是我己個半月沒有來烏龍院了。這不是在野漢子前獻媚，還有別的？」他想到這裏，便要發作。

「不要打草驚蛇吧！如果沒半點證據，反吃她叫屈。今天我要用激將法把她激出來；然後再和她理會。」宋江決定了主意，也陪着笑臉說：

「婆惜，你打扮得真嬌嫩，今晚該是知道我宋江回來呀！」

「是的，知道大爺今天要回來。」

「押司，女兒叫老身來請你呢！你坐着吧。」閻婆拉宋江坐，宋江走近那個燈的椅子坐下，把招文袋放在茶几上，雪嫂看看招文袋。

「婆惜，你好呀！」

「大爺好！」

雪嫂想：「宋江今日對我很和藹，怕真是見我打扮得精緻。」

「張文遠這幾天沒有來找我吧？」宋江突如其來的問。

雪嫂聽了一驚，連閻婆也驚起來。

「他沒有來，已經好多時沒來了。」

「押司個半月沒來，他也個半月沒來了。」閻婆補上一句。

「張文遠那廝真胡鬧，在縣裏吃了酒亂闖禍！」宋江慢慢地佈設圈套讓閻雪姣去鑽，可是雪姣沒有回答。

「婆惜！你也坐吧！坐着好講話。」

「大爺在此，沒有我的坐位。」雪姣不肯坐，宋江也不再叫她坐。

「張三吃醉了酒，把人打壞了。」

雪姣聽了心上頗不舒服。

「嘿，張三是一個偽君子，面上好看，實是一個笑面老虎呢？」

「大爺，你今晚回來，儘講張生做什麼呢？」雪姣有些忍不住了。

月光慢慢地向廳堂外邊移去。宋江看看雪姣的臉兒，一陣冷笑。

「婆惜，你纔不知道。張文遠在縣裏是個浮浪子弟，吃酒，踢氣毬，還嫖妓哩！我準備和斷絕師徒關係。」

「我不相信，張文遠是規矩人，連酒都喝不多。」

「嘿，你怎麼會知道呢？」

「他不是跟過大爺到烏龍院來，未曾喝過酒嗎？」

「那是他裝好呀！年輕人那個不喜歡吃酒嫖妓呢！」

「我不相信張文遠那樣人也會走院子。」

「哼！你在烏龍院不出門，知道什麼呢？張文遠那個狗東西，還送了人家的命哩！」

「我不信！看他的面貌不像是奸刁之人！」

「不像，我來講給你聽。縣東有個寡婦，守了五年節，那天偶而和個男人在一起講話，張三便去說，那有寡婦可以和男人來往的？我去縣裏告你。那寡婦知道張三是後司貼膏，不敢理論；給她說好話。張三要她二十兩銀子了事；你想，寡婦那有銀子積蓄下來，急得沒法想，晚來便吊死了！張三不是殺人嗎？」宋江指手畫腳，講得活龍活現。

「我却不信，張三是好男子，不嫖不賭，怕沒有錢化？」

「你怎樣曉得他不嫖不賭呢！」

「他和我講過。」

「嘿，他怎麼會和你講呢？」

「是和我娘講的！」雪娥知道說錯了話。

「不錯，是和老身講的！」閻婆趕快湊上一句。

「什麼時候和你講的呢？」

「前半個月！」

「狗屁！你纔說過張文遠個半月沒來烏龍院了，怎麼又前半個月呢？」
雪姣聽了很着急，臉上翻着紅，知道娘已說錯話，收不回來。

「是老身去找他的！」

「你去找他做什麼？」

「因為打聽押司的消息。」

「是的，娘去打聽押司的消息呢！」雪姣也添上一句。

「是什麼日子呢？」宋江像刑部大堂問案一樣，緊緊的逼上去。

「九月初一。」

「你活見鬼。九月初一，縣大爺和我，還有張文遠，同去東嶽廟拈香呢！到傍晚纔回來。」

「就是在傍晚去打聽你的消息，才遇到張文遠呢！」

「別多說吧！傍晚我同他去縣裏問案子哩，直到一更時候纔分手。」
閻婆不敢再說下去了。

「大爺，我娘年紀老了，昏了，所以記不起日子。」雪姣解釋。

「嘿！甜嘴兒，別開口吧！我早就明白了。你自會和他辯護。」

「大爺，明白什麼呢？」

「問你自己。」

「問我，你也要問問你自己！」

「問我？嘿！你活見鬼，我出錢養了你，我倒有不是的地方。」

「這樣說，我倒有不是的地方。」

他們的矛盾尖銳化起來。

「自然有，水性楊花的女人！」

「你罵誰水性楊花。」

閻婆聽了祇是發急。

「還不是罵你，」宋江聲音暴戾起來，把拳在几上一拍，燈蕊萎縮下去，火光小了

• 閻婆抖抖縮縮地走近去別亮些！

「我有什麼可以給你被罵的地方。」雪娥的說話也一步一步緊逼上去。

「嘿，沒有被罵的地方，簡直還可被殺哩！」

閻婆吃了一驚。

「可殺，你便殺吧！看你不抵命。」
「別討饒，」宋江摸摸腿子，那尖刀藏在裏面，停一刻。「沒有這樣痛快，污了我的刀子。」

「諒你也不敢。」

那盞油燈在秋風裏發抖，閻婆呆着不敢開口。

「不敢！要把你捉個雙，叫你們死在一起呢！」

「捉什麼？」雪嫂的眉毛豎起來了。

「捉什麼，捉姦！」

閻婆的心一跳，想：「這事怕已走風了。」

「捉誰的姦？」

「裝聲作啞，還不是捉你的姦！」

「和誰通姦，拿出證據來。」

「張文遠，你和他通姦。」

一句話中了雪嫂的癢處，氣餒了，便不敢作聲！閻婆在一邊發慌。

「別人都可，和我的徒弟通姦，你真不要臉！簡直就是娼妓！」

雪姣反陪着笑聽他罵。

「天都翻了。我姓宋的不要在場面上走走嗎？豈有此理，放屁！」宋江滿口唾沫，直向外面流出，掛在那把黑鬍子上。

「我姓宋的是頂天立地之人，容得你來敗壞名譽嗎？」

「大爺！」雪姣溫和的口氣，「奴家沒有這樣醜事。」

「沒有，誰都曉得，抵賴什麼？」

「奴家真的沒有。」

「嘿，唐牛兒都知道了，還會假嗎？」

「唐牛兒是專會拌嘴舌的，大爺偏要聽信小人之言，豈非自認烏龜。」雪姣硬着頭皮索性刺他一句。

「混蛋！」宋江一聲叫：「你罵我做烏龜！」

「你自己討來做的。」

「放屁，好大胆子！要你……………」

說着，劈面一手掌。閻雪姣來不及躲開，臉上立時五個指印，嘴邊流着血，就大哭大喊起來，閻婆趕快喊着來拉，那裏來得及，宋江又是一推。雪姣是個弱不禁風的小娘

妙極

兒，怎經得宋江的力量；便倒在地打滾，宋江趁脚亂踢，雪娥着痛，就亂叫救命，閻婆拉不住宋江，反跌了幾個倒栽葱。喘着氣，說不出話來。雪娥吵着要上吊。滿屋子裏充滿着暴戾之氣。

宋江看見老的哭，少的哭；不是頭，掉轉屁股便出門去；這是宋江每次應付緊急局勢的好方法，在江湖上叫做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雪娥仍是哭着，摸摸腿隱隱作痛，嘴邊掛着血，閻婆慢慢地撐起腰，走近去扶着雪娥起來。

「女兒，我們是苦命呵！宋三是這樣兇狠的。」

「不，是女兒不好，連累了娘！」

「從今以後，別和張文遠來往了，過些時，讓娘去和宋三說個情，叫他回心轉意。」

「別去說了，讓宋三去吧！」

「我娘兒兩個怎樣過活呢？」

「有張三，」

「張三，是個沒錢的人，養不活我們的，冬天一到；米珠薪桂，怎渡得冬呢？」

「黑三變了心，也是不會再拿錢來養活我們的。」

「終有口苦飯吃吧？」

「苦飯，一年來吃了幾頓好飯呢？還不是清守着！」

「話雖這樣說，張三沒力成全我們。」閻婆流着淚，拿出汗巾和女兒揩去嘴邊的血

「你痛嗎？嘴邊流着血哩！」

「痛的地方真多，顧不到了。」

「這樣，怎活下去呢？」

「是的，張三養不活我們。祇有再去酒樓賣唱。」

說此賣唱，閻婆又想起從前的事，「賣唱，有誰來聽呢？嫁過了鄭屠，嫁過了宋江，誰來聽你這個嫁了人的小曲呢？」

雪娥被娘一說，真是覺得前途茫茫。

「還有，鄭屠聽說你和宋江離開了，再來討取三千貫錢怎辦呢？而且宋江也不允許你在鄆城縣唱曲子的，他手下的徒弟徒孫還不是和你來糾纏嗎？」

「我娘兒兩個到別處去。」

「別處去。」閻婆吁了一口氣，「盤費呢？」

「真的叫我母女兩個走上死路嗎？」

「那有活路走，天下到處都是高仙，鄭屠，宋江」

「不，有張三那樣的好人。」

「可是張三也被人欺侮呢！」

「不會的。張三也有他的力量，藏着沒有起來。」

「今晚，胡亂過去吧！待明天再說。」

閻婆便去取燈，發現燈下的招文袋。

「婆惜，押司留下來的招文袋，你收下吧！」

「收下做什麼？烏龜的東西。」

「裏面有點金子不是好了。」

「娘窮了，什麼地方都想變成金子。橫財不富命窮人的。那有金子從天上掉下來的呢？」

「不，也許有，沒有收下來也不妨事。」

雪娥聽了娘的話，把招文袋拿走，擎着燈往樓上去，閻婆自去料理廚下。

金是胡

雪娥走上樓，把燈剔亮了。獨自想着：「宋三，這樣恨恨地跌我，……我真的太苦命了。這十九年中，遭遇了多少困苦。嘗過了人間的辛酸，就偏遇不着一個好人。張三，又晚了宋江一步，在鄆城縣裏難以出頭露面，成個夫妻。宋江這人毒辣，從今也容不了張三在鄆城縣裏，張三能爲了我和他鬥嗎？不是好辦法。」她想來想去沒有是處。

「這是宋三的招文袋，裏面該有什麼重要文案；張三他們做的事，有沒有給縣裏知道。有些風聲可不是好玩的。一個個砍頭，還要滅族哩。」

她想着，一手便去招文袋裏摸，摸出一封書信。還有一些碎銀子。她很驚奇。因爲她把信在燈光下一照，是一封經過密封的信，現在已經開了封了，她把書信抽出來看。更使她驚奇不止。

「原來宋江是強盜，也是造反的。吳用寫的信。」她透了口氣。把燈蕊挑得更長些，火發起威來。

「到梁山泊去聚義。那梁山泊方圓八百里，中間宛子城，蓼兒洼。官兵便奈何不得！」雪娥看了信在那裏想像。

「有十一個頭領，晁蓋坐了第一把交椅，吳用是軍師。還有七八百個小嘍囉。就能成事嗎？」她倒替他們打算起來。

「吳用的心真毒，叫宋江去做大王，慢慢暗算晁蓋。哼！狗強盜真是掛羊頭賣狗肉。什麼聚義，直是狐羣狗黨！」她有些憤慨。

「那個一二百里穿心的地方，有什麼用呢？派上幾萬官兵圍住，鹽糧斷絕，直餓死在裏面，成得什麼大事？」她對吳用的策略，十分鄙視！

「就是在梁山泊活着一輩子也沒有好處。離開東京遠哩！宋皇帝也不會走上梁山泊去被砍頭的。在梁山泊上宛子城裏就可以登基嗎？」她冷笑了一笑。

「張三，」她又想到張三身上去了。「纔够得上造反呢！要造反便要像黃巢。就是骨相宋三也不是做皇帝的。張三多麼英俊，多麼氣慨。單說鄆城吧，已有上千的人可以跟了他跑，都是他的心腹手足。這纔能成得大事。」她想到張三便興奮起來。

「做押寨夫人，還不是強盜婆子，誰去做這勾當呢？又何況宋三別有正室呢！」她想起宋江，便覺得沒有是處。

「我終以為吊桶落在井裏，今天却井落在吊桶裏了。拿這封信到官裏去告發，怕黑三不砍頭滅族。」她頗自信。

「宋江死了，我和張三正式成了夫妻。」她愈想愈得意。燈花開了，拍的一聲，使她一跳。

「燈花也開了，不是報喜嗎？」她自言自語。

「嘿！宋江，看你，……」她正凝想出神；却不料沉重的脚步声向樓上走來。這是熟悉的聲音，雪姣知道宋江已上樓來。慌忙把書信藏在胸前。

宋江滿頭是汗，那矮着一團的軀幹，正喘着氣。雪姣自在自若地十分寧靜。

「你拿了我的招文袋嗎？」宋江陪着笑臉問：

「誰拿你的招文袋呢！」雪姣滿不在乎地回答。

「我回進門來時已找不着了。」

「怕是你遺失在別處了。」

宋江很奇怪，他想：「婆惜吃了打，不在房裏哭，却坦悠悠地回答我，招文袋定在她那裏。」

「沒有遺失在別處，我出門去一向在路上走，碰着王公要給錢，纔想起身邊沒有了招文袋。回來，去茶几上找，已不見了，不是你拿，就是你娘拿去了。」

「該是我娘拿去的。」

宋江聽了這話，要回過身下樓去，雪姣笑了。

「拿去吧！在老娘手裏呢！」

宋江聽了說不出的高興，腦子裏想：「這婆娘倒有點夫妻之情。若是書信拿了去，交給張文遠，豈不糟糕！」

宋江雙手接過來，向雪娥笑一笑，又掏出汗巾揩了汗，心上纔安定下來，氣也不喘了。

「謝謝你，宋江去了。從此便和你一刀兩斷，烏龍院你住着吧！若有風吹草動，你別埋怨我黑三郎！」宋江很得意地說：

「好！大爺好好走，奴家不勞大爺担心的。」

宋江反過身走出房門。想：「這婆娘今天這樣好，一定有蹊蹺，怕裏面的書信沒有了。」就順手向裏一摸，吃了一驚。

「果真沒有了！這婆娘真會作弄我！」

宋江怎麼不驚呢？那書信落在張文遠手裏，便像綿羊落在虎口裏，一無生路；何況雪娥有意把他藏起，明明是有心和宋江作對。他於是又反身進房去。

「黑三，你又進房來做什麼？連烏龍院你都不來了，還到得我的房中來。此地容留不了你。」雪娥的話像蜂刺一般向宋江心裏刺去。

「我還有書信沒有拿去哩！」宋江堆下笑臉來。

「我不是還了你的招文袋嗎？」

「是的，招文袋裏的書信不見了。」

「誰又沒有和你管着書信。」

「不是這樣說，那書信是放在招文袋裏的，你既然還了我的招文袋，便應該還我的書信！」

「什麼書信呢？」

「你別裝傻！」

「誰和你裝傻！」雪嫂立起來，聲音也大了。要走出去。

「別這樣負氣吧！是梁山泊上來的書信。」

「好！梁山泊也有書信來。」雪嫂的聲音愈大了。

「好姐姐，別大聲喊吧！被隣舍聽得不是好玩的。」宋江苦着臉，哀求着。他與前一刻打雪嫂的氣勢，已是二個人。

「怪肉麻好聽的稱呼。我已好久沒聽到了。多叫幾聲吧！」

「啊呀，我的娘，別挖苦呀。」

「誰是你是娘，老娘纔沒有福氣生出你這樣恁大一個兒子呢！」

宋江急得像熱石頭上的螞蟻，沒有了主意。雪娥却愈是和他打擾。

「你終也應該開條路，好讓我宋江走。」

「要開路也不難。」

「你說吧！」

雪娥沉思，反去剔燈蕊。

「你可不要罵人。」

「誰敢再罵你呢！」宋江又是一笑，這是他的慣技，他愈是急急是苦愈是不願笑的時候，却常常會笑。

「你要依我兩件事。」

「說吧，祇待你開口，我準會給你圓滿答覆的。」

「那第一件事……」雪娥說不下去。

「說吧！」

「是……」雪娥又沉思。

「別費時光了，患了瘡，怕出膿嗎？」

「是的，請你立刻寫一張休書，從此和你一刀兩斷。」

「何必如此呢？我沒有得罪你的地方。」

「沒有，剛纔是誰打的！誰嫁了人是討打的呢！」

「夫妻爭吵是常事。」

「可是女人就應該被男人打的嗎？」

「別認真吧！」

「你剛纔也說過一刀兩斷，爲什麼現在我要你做，你反不做。你想不寫休書，你可去三街六坊花天酒地；我便嫁不得人，在籠子裏和你活守寡；可是那書信却不肯守寡呢！」

這多麼鋒利的詞句，却叫宋江塞了嘴，無言對答。

「好吧，和你寫；還有條件呢？」

「還有……」雪娥又不說了。

「怎麼又不說呢？你的主意老早就打定的，說就說，別叫人受了冤氣，就得悶死！」

「你怕悶死，便出門去透透風，誰又沒有請你來。」

「事情已到了臨頭，要講也快些，你也可早早有個去處。」

「那第二件事嗎？是附帶在休書上的。」

「那不是容易的事。講出來便可寫上。」

「要寫明嫁給」

話還沒說完，宋江搶上去補足：「嫁給張文遠，是嗎？」

「是的！」雪嫂硬着頭皮說。

「別人都可，張文遠却不行，他是我的徒弟，後司貼書，豈不落人笑話？」

「我沒有聽說你有徒弟呀！」

「不管是徒弟不徒弟，嫁給張文遠那厮却不行。」

宋江尋思：「我宋江是場面上人，江湖上誰個不曉？却落在我的徒弟手裏，豈不叫人恥笑，況且那婆娘一心一意要嫁張文遠。我却偏偏叫他不能成好事。」

「你既肯和我一刀兩斷，爲何又不肯聽我的便，要嫁給張三呢？你別管以後的陰陽事吧！」

「這也是我以後的面子問題，我怎麼不管呢？」

「管要管你自己，別管到我身上來。」

「屁話！難道我宋江就不做人嗎？」

「你才是屁話，誰叫你不做人呢？」

「你也罵起我來，好沒點禮。」宋江高聲喝着，便想舉起拳頭打。

「你打，怕你打，你該知道梁山泊的書信落在我的手裏，你打我就叫。」

「別叫！」宋江把拳頭縮下來，馬上轉個笑臉說：「實是寫不下去的，請你原諒吧。」

「事情到了現在還有什麼可以原諒的，寫就寫，不寫我拿了書信向官裏去告。男子漢做事這樣不爽快！」

宋江給一陣話，罵得不能開口。

「好吧！我和你寫。」

「怎樣寫？」

「照你的條件寫。」

雪娥真興奮極了。想：「也有這樣一天，順着我的心，嫁給意中人。」趕快去拿了筆硯來，捧着放在春臺上，挑亮了火，磨濃墨。

「押司，請寫吧！」

宋江看她這副情景，氣着說不出話來。自己想：「這婆娘這樣熱。」

「淫婦！」偷偷地罵一聲。

「別狐疑啦！黑三，坐下來寫吧！」

宋江無可奈何，拉個杌子，坐下去。心裏想：「如何下筆呢！我走了一生順風篷，却跌在這娼婦手裏。不如拔刀迫她出來，免得落人口舌。」他摸摸腿，那刀子貼在肉上。

「不，不能威脅她，喊了出來怎辦？我又不知道書信藏在那裏。還是給她寫，怕張文遠敢娶她？」他擱着筆翻覆地想：

「不會寫嗎？讓我唸，聽一句錄一句下來。」雪姣催促。

「那張三也不是軟頭，聽說他也有幾幫人；這下便是拚了！我有梁山泊的好漢，還有二龍山的弟兄們；怕他，那真笑話！」宋江估量自己的實力，想和張三鬥。

「寫吧！別糟場時光了。」雪姣把筆蘸飽了墨再提過去。

一張白紙展開在宋江的面前。

「白紙上落着墨，是洗不淨的。我枉空是江湖上的響兒，今晚才是撓蟲哩！」他想到這裏便氣憤起來。

「不寫，就立起來，讓我好早了這筆官司！」又是雪姣的威脅。

「寫就寫！」

宋江提起那管筆要寫。

「慢來，聽我說一個字，你纔寫一個字！」

「好！你講下去吧！」

「立休書人宋江。」

宋江照寫下去，

「字公明，江湖上稱做及時雨。」

「別寫這許多字，」宋江停了筆。

「要寫這許多，不然你會抵賴。」

「好！」

「爲因吃喝嫖賭不管家務。」

「可使不得了。我沒做這許多壞事。」

「沒有理由，怎寫休書？」

「爲因不管家務吧！省了吃喝嫖賭四個字好嗎？」

「好，就省了四個字。」

宋江就寫下去。

「養不活閻雪姣，故甘願將妻休了。」

「再說下去。」

「聽憑閻氏嫁與張」

「又是張文遠，不要寫在紙上吧。」

「男子漢大丈夫，一言爲定，怎麼又把前言自食了呢！」

「就照你這樣寫。」

「決無怨言，並不告官，所立休書是實。」

宋江寫完，雪姣要他蓋指模印。

「這個免了吧！」宋江最後的掙扎。

「免了，你想反悔嗎？沒有指模我是不要的。」

宋江想：「既然寫了休書，也不必和這婆娘爭些小關節目。」就依着雪姣的話蓋上指模。

這小房子裏的空氣，由緊張而漸漸地鬆弛下來。一羣秋蟲在牆外唧唧地叫，那樣鏗鏘的音調。像是樂隊奏出寬裳歌舞之曲，雪姣的心靈，這時真有說不出的愉快，她想：人生也有這樣的一天。「她像脫了樊籠的一隻小鳥，從今日起可以歸向自由自適的森林。」

中。她也像脫了枷鎖的囚徒，呼吸着曠野空氣。沒有受到束縛的人，是不知道受了束縛的痛苦；然而真正的自由，祇有解脫束縛的人才能體味到。雪姣今晚感覺到生平以來是最快樂的。她像狂徒似的搶了那張休書，說道：

「謝謝押司呀！今天你真是及時雨呢！」

宋江聽了這話，把鼻子快氣破了，心想：「這婆娘還挖苦我！」

「還我的書信來吧！」

「自然要還你的。」雪姣把手到胸前摸出書信，交給宋江，宋江看了信皮，再抽出心子，在燈上燒了，恨恨地走出房去。

雪姣見他出房，重新把休書在燈下看。一字一字唸下去，那休書在燈下好像會說話。雪姣也好像聽得到休書上的笑聲：「從此脫離了羈絆，好與張三夫唱婦隨了。」那休書上的張文遠三字，似乎在燈下有說有笑。還會跳舞哩！

「三郎哥哥，他能成得大事。漢劉邦不是一手打着天下。還有那陳勝哩，在大澤鄉裏轟轟烈烈的情況，真使人起敬。」她看見張文遠三字。便想到他身上去。

「三郎哥哥有了天下，我就是呂后第二了。宋皇帝，嘿！也是充軍坯子！」

她愈想愈忘形，幾乎叫出張文遠的名字，誰知道呢？在這樣皎潔的秋夜，有暴風雨

的驟然來臨。

那宋江突然又跑進房裏來，右手拿着白亮的利刃。使雪姣吃了一驚。

「娼婦！吃我一刀。」宋江滿臉殺氣，直衝上去。

「黑三殺人！黑三殺人！」雪姣大叫。

宋江手腳快，把刀尖向雪姣頭上戳去，雪姣一偏，刺在右額下，立刻流下鮮血。

「押司，別動手，有話好說！」

「有話好說，你見了張文遠，還不是走漏風聲，叫宋江送死。戳死了你，滅了口，我還怕誰？」說着，又是一刀戳過去。

雪姣發急，連叫：「娘啊！娘……啊！救救女兒的命吧！」她想逃，宋江在房門那邊，逃不出。

「押司，饒了我吧！我還有娘，她沒有我，就活不成的，我娘兒是分不開的。」

「有張文遠養你娘呢！」

「押……司，大爺，你看我死了去的父親面上吧！他的屍骨還沒有回鄉哩！」雪姣哀求！

「管不了這許多。」宋江的刀子緊緊地逼上去。雪姣用雙手接住了他的手腕，那張

休書也緊握在一起。

「押司，你可憐我娘兒兩個，這短短的歲月，受盡了人間的辛酸；你是及時雨呵！救濟人的。你就救救我娘兒兩個吧！放一條生路給我。我是不會走去縣裏告發梁山泊的事的。」

「不會告發，張文遠會告發呢！」

「我也不告訴張三，祇要給我生路，我還要活下去！押司。」

這是一個人間淒慘的場面；閻雪姣爲着要活得更有豐富的內容；爲着要使黑暗的一面能够離開她，那知有這樣令人失望的局面來臨。而反被黑暗吞噬了呢？

「你放手。」宋江說：

「你先放刀子！」

「不放，我也得殺你！」

「我死也不放了。」

雪姣和宋江掙扎，那額上的血像泉水般湧出。雪姣恨心地把宋江右手咬一口，宋江着痛，刀子掉在地上。雪姣去搶，沒有宋江的手脚快，已用左手抬起，又是一刀，從頸上戳下去，一個窟窿，雪姣倒下去。

「娘啊！娘……啊，你……女兒沒命了。」

她滿臉滿身都是血，她用僅能維持很短時間的呼吸說着話，她發出最後的哀鳴。

「大爺！押司……我本來早應該死的；可是我還要請求你饒赦，我還有娘呵！」她像死去了，可是又睜開眼睛。

「押司，你不能再用刀殺我了，不殺我也會死去的。然而我有一件心事沒有……了呀！我的娘；我的張三郎也得見一面；我死了怎肯瞑目呢？押……司，我死了，你可別再去殺張三郎啊！他怕你暗算，不怕你明鬥；可是你是一個擅於用詭計的人；張……三……郎是個好漢，直心，他鬥不過你的陰謀。」

宋江聽了發昏。

「你死，你還想張三郎！別噁舌吧！結果你的殘命；使你快些死去！」

宋江用刀戳過去。雪姣想爬起來掙扎，可是不能動，混身已經軟去。

「押……司……你這一刀饒了我吧！讓我多活一夜，明天和三郎見個面，我還有話囑付他。」

宋江聽見三郎，刀已經架在雪姣的頸上了。

雪姣的神氣本來有些模糊了；看見宋江的刀子又向自己的頸上刺來，却慢慢地清醒

過來，她的淚帶着血一起掛下來，那可怕的臉上紅一條淡一條，分不出是淚還是血。也分不出這場面是悲壯還是慘。

「我死了嗎？我是必死的。這樣大的天下，除了我的娘和文遠哥哥，誰能同情我呢？誰能愛我呢？然而天下是這樣大，僅僅祇有兩個人愛我，是無濟於事的。那企圖殺我的魔鬼太多了。不僅在這個小樓上，隨處都會被殺的。文遠，他雖有力量；然而他救不了我的。我現在看見的祇是宋江的刀，宋江的威力；沒看着文遠的潛伏的力量。我現在看見的是恨。沒看着我的娘和文遠的愛呀！我能活嗎？活不成的。殺我的人太多了。我還是死了吧！死了，是多麼乾脆，多麼痛快的事。我何必求生呢？」她想得十分清楚。

她開口了，是很有力的開口：

「押司，你殺了我吧！我知道要死的！而且終有一個人會殺死我的。你，……」她話還沒說完，頭已經割下來，鮮血把那張休書染紅了。

宋江殺了閻婆正想逃走，閻婆已喊上樓來。

「押司別動手，女兒，娘來呀！」喘着氣的聲音。「看老身面上吧，有話好說的。

閻婆走進房裏，看見雪娥的屍體已倒在血泊之中，頭滾在旁邊，嚇得發不出聲來，

停了一刻纔大哭起來。

「女兒，你死了，你爸爸也死了，留我一個，我去靠誰過活呢？」向雪蛟身上撲去，濺得一身鮮血，抱着頭，哭着不休。

「別哭吧！我養你一世，豐衣足食，祇要你老人家別聲張起來。」宋江反來勸說。閻婆轉過頭來一把扭住宋江叫着：「黑三，你殺人，叫我好苦，誰要你養。我是活不成的，我拚了吧！」把頭向宋江身上亂撞。

「我明日縣裏去告你，怕你黑三不抵命。」閻婆又是亂叫。

宋江想：「我不想不殺閻婆，然而閻婆必殺我；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把她也殺了，以滅後患。堂上沒有對證，縣太爺面前討個情，把禍嫁到別人身上乾脆了當。」良心一橫，什麼都管不了。趁着閻婆的頭撞過來，祇一刀，戳着閻婆的腦門。祇喊了一個「救」字，想逃，被宋江扭住髮髻，又是一刀，戳破咽喉，死了。屍首倒在樓板上作響。

宋江收了刀，看看她娘兒兩個，還流着血。

嗤一聲：「咄！看你嫁得着張文遠！」

說着，放起一把火燒了烏龍院。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脫稿於南平。

潘金蓮

一

陽穀，——山東的一個小縣，那裏的人民，受着風沙的掃擊；都變成了可憐的樣子。在北方飄着雪花的時候，江南的草色還是綠油油地沒有凋零呢！爲什麼一個人不幸生長在北方呢？那邊關上的戰鼓，從遙遠的地方，被北風帶進了善良人的耳膜。使他們都驚心動魄起來。大宋的道君皇帝愛着閑，愛着玩，愛着太平的日子；他愛着女人，愛着很多的女人。然而他却沒有愛着祖宗遺留下來的土地，他更不愛他的人民。這陽穀縣原是一個偏僻的小縣，道君皇帝自然一輩子也注意不到的。那裏的人民，祇知拿他們的血汗出來給官府滋養。那地面上有狼有虎。也有比狼虎更兇暴的官吏。

不是嗎？景陽崗上出了一隻斑斕白額吊睛虎之後，傷害了很多來往的客商。然而被

吃的人究竟不多。那吃人不眨眼的還是「民之父母」的縣官呢？他做了文案，挨鄉挨保的下去，定要捉到這隻猛虎。那地的獵戶，也有四十餘家，天天成羣結隊去捕捉；然而大蟲真乖巧，沒有出來「引頸受降」；等到獵戶落了單，纔大吼一聲把樹上的敗葉枯枝嚇了下來；這情景是多麼令人驚心動魄，毛骨悚然呵！不消一撲；一二個獵戶就傷了性命。這不是送死嗎？這叫做送入老虎口裏去。這許多可憐的事！縣官怎麼會知道呢？還是三令五申下去，務必要捉到這隻猛虎。獵戶的屁股也打爛了。即使動彈不得，也還要拿了槍叉上景陽崗去捉虎，手足不靈，死傷的人更多了。縣官却罵獵戶是畜生，沒中用！當然囉，畜生是應該被送入虎口去餉。

縣官知道獵戶一天一天少了，白額虎却吃得身強力壯；於是乎叫那農民們也加入打虎集團，一鄉一保像臨大敵似的。大家拿出錢來，大家拿出性命來；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難題。縣裏的公人們一次一次地下鄉來要拿人去縣裏打屁股，坐監牢。怕事的農民們就趕快用錢，請公人們吃酒吃肉；請公人們去縣官那裏講好話。公人們倒對這件差使像蠅子見了血樂得沒命似的，雖然也有一些人思量：「縣裏養着兵士們做什麼呢？都頭們難道僅僅乎捉幾個小賊，嚇嚇強盜就算數嗎？大蟲不應該他們除，却叫人民廢了業整天價日做這勾當嗎？他們平時吃了人民的膏血；到用得着的時候就推到別人身上去，人

民真該死。」然而誰敢把這話吐出來呢？誰也沒有三頭六臂，誰也沒有飛上天的本領。這話一吐出來，馬上就會遭着大禍，還是悶在肚子裏吧！

景陽崗上的白額虎真是害死了人，害死了很多人，大家爲了這事，悶得發昏。心上像被一塊重鉛壓住，透不過氣來。

今天，是一個可以快樂的日子；在這個小縣份裏已經有三四個月沒有了生氣。

今天，又復活了。滿街傳遍着興奮的消息。這冷靜的街上，洋溢着笑聲，擠滿了人。是空前的盛況。

聽下面七張八嘴的說話吧：

「聽說這個打虎的漢子，也是山東人呢？山東真多英雄好漢！」

「是個身高丈二，腰大十圍的金剛不壞之身。」

「是我的親戚呢？」

「狗屁，是你的親戚！你是一個六親無靠的。」

「說說笑笑，長長自己威風，你何必認真呢？」

「你就愛吹牛；難道你沒有姊姊，還有姊丈嗎？」

「媽的！我又沒有說是我的姊丈。」

「那末，是你的後爺！」

「放屁，你說什麼話？」

「我也是說說笑笑，何必認真呢！」

「聽說縣太爺已出城去迎接壯士了。」

「拍什麼馬呢！」

「別高聲，被做公的人聽了捉去打屁股！」

「打屁股，在我們小民身上，何足掛齒呢？祇要頸子不割掉，還是可以吃飯的！」

「你知道縣太爺出過幾次城？」

「那可不知道，大約很多吧？」

「不多，除非是上官來，纔屁滾屎流出去呢！」

「阿哥！聲音低一點好嗎？」

「是，已經說得很低了，最低恐怕你聽不見了。」

「還是不說吧！」

「我們是要用眼睛看的。」

街頭擠滿了看打虎英雄的人。讓着讓着。擠過去，又擠過來，那冬天的太陽多麼可

愛呀！尤其是快近中午的太陽，金黃色的光芒射到人們身上，很舒適也很溫暖。在窮人，那真是恩物，也是珍寶，祇是大自然最肯施惠給窮人。陽穀縣的男男女女都出來了。女人打扮得十分俊俏。她們出來看打虎的英雄，她們也出來透透氣；因為悶在家裏快發昏了。男人們天天可以上街逛。女人們便沒有這樣自由。今天，是個誰也不能禁止女人出來看打虎英雄的日子。因此，女人便敢出來看熱鬧。

潘金蓮和武大郎在這陽穀縣裏的紫石街上住家。雖不是大戶人家，然而潘金蓮和別的女人一樣平時不容易到街上去亂逛。武大郎整天去賣炊餅，一扇籠二扇籠担出去；爲了自己和婆子的生活。潘金蓮就苦守在家裏。自從由清河縣搬來，已經有一年了。潘金蓮沒認識了半個人，除了武大郎以外。武大郎雖然矮得僅有五尺光景；然而他還是潘金蓮眼中的一個慰藉人物。除了武大郎以外，她沒有親近過一個男人，因爲男人是不容易看見的。今天，潘金蓮要出去看看男人，是一個打虎的男人。是一個不僅女人要看，就是男人也要看的男人，在潘金蓮是一件多麼新奇的事呵！她聽說這個打虎的男人，要從紫石街經過，所以她祇要一出門，不必走路，就可以滿足她今天的願望。她倚在門上凝想：

「那是一個什麼神將呢？是人，怎能够打死猛虎？猛虎吃了很多人，却又被人打死

，這個人不是比別人更厲害嗎？他應該生着三個頭，六隻臂；否則就在山上跟仙人學過道，像武大那樣祇有五尺長，被猛虎踏也踏死了，還能打死牠嗎？這人當然是一個偉人。至少也像寺院裏的金剛一樣。不是嗎？就是那十八尊羅漢裏面也有一個能夠伏虎的。羅漢那有金剛生得有力呢？」

男人，女人；老的，少的；俊的，村的；來的來，去來去的。

「爲什麼這樣來來去去呢？立住脚等着看不好嗎？真傻！」

那許多看熱鬧的人，擠來擠去，像江南的春蠶，昂着頭想吐絲。雖是十月的天氣。北方已寒冷了，然而人們被擠得頭上冒着氣，小孩子被擠軋到人們的頭頂上去，滾來滾去，叫着救命。

潘金蓮站着看人和人擠；倚着門想。有時男人向她身上倒來，她不能想像爲什麼好，好不走路，要向她身邊擠過來呢？

「打虎的英雄還不來，看了便進去吧！在這場合多麼使人忍不住！」他想：

是一個輕薄的男子向她跑過來；把手在她臉上摸一摸，說道：

「你生得這麼俏！」

潘金蓮想不到有這箇勾當來；叫起來，那個男人已向人叢中擠去了。

「男人不是好東西！摸一把臉，又不曾成了仙！」她氣極了，今天受着莫大的恥辱

是呀！潘金蓮是受不了恥辱的人。那還是在清河縣的時候，她做着一個大戶人家的婢女。那大戶人家的主子叫趙俊，他想潘金蓮做妾；潘金蓮雖則身賤，倒也志高。不願做妾；更不願給她的鞭笞加身的主人做妾，所以拒絕了。趙俊想不到一個婢女會反抗，就惱羞成怒起來，要把她嫁一個最沒場面的男人。在那個時候，婢女是賣給主人的，主人可以有權趁着自己的意嫁給一個不相干的人。潘金蓮雖然自己想嫁一個如意郎君。畢竟敵不過操着她命運的主宰——主人趙俊，把她的夢境打得粉碎。因為她是一個弱女子，兩隻眼睛不識字，有誰憐惜呢？成千成萬的女人都要被男子任意埋葬的，何況一個以婢女身份的潘金蓮？雖然她生得俏，會叫男人看得飄飄然。但是她生就一副柔弱的性情，敵不過惡勢力的摧殘。她的主人爲了要使潘金蓮後悔無及，替她揀了一個清河縣裏最醜陋不堪的男人——武大郎。身子祇有五尺，矮得可憐。是一個不識字的賣炊餅的人，皮膚黧黑像煤炭瘦小像猴子。說話怕人駭壞，常是那麼低得像蒼蠅蚊子叫。又是怪懦弱。自從和潘金蓮成了夫妻以後，潘金蓮倒也自怨命苦，悵悵過去。却是清河縣一批登徒子破落戶撥皮們，時常去武大家裏鬼混，不像樣子。纔爭一口氣；夫妻兩人搬到陽

縣來過活。

潘金蓮被陌生人摸了一把臉，想回進屋子裏去，那邊人聲却熱鬧起來。

「打虎英雄來了？好威風呀！」衆人嘈雜地叫囂着。

這一陣叫囂，把潘金蓮的腳縮住了。她決心要看了打虎的英雄纔回進去。

她想：「打虎的英雄一定是驚人的，千百年中難逢的機會，不看，豈不枉空？」

果然，打虎的英雄來了。在人叢中，那個打虎的英雄騎着一匹高頭大馬；馬的混身上下像漆黑一般，沒有半根雜毛；據說這馬是有宗譜的；叫做烏騷馬。那個壯士騎在馬上穩得像座泰山。穿着一領新衲黑布襖，頭上是白范陽氈笠兒。脚上是黃牛熟皮靴。是一個年青的農民模樣。濃眉，大眼，高鼻，闊嘴。安置在方方的臉上。是一張紫色的臉，充滿着紅光，充滿着活力。混身像有幾千百斤氣力。很質樸地威武地讓那匹烏騷馬駝了他在街下走。前面有許多獵戶擡着大蟲引着路；後面是縣官的轎子，武松，大蟲，縣官都掛了緞正花紅。看的人喝着彩。

潘金蓮看着壯士騎馬過去。心上也跟了衆人喝着彩。

「有這樣壯健的男兒嗎？」她想：「這男兒是誰家的子孫？真是祖上陰功積德。那副大眼睛閃着光，多麼有神呵；就是那個高鼻子也不是平常人所能具有的。假使沒有那

張鬪嘴吧，他的五官就不配了。正因為是一張方方的臉，所以顯得更令人可愛了。」

潘金蓮想到這裏，臉上就發熱起來；心，不停地跳動着。

他和我有什麼關係呢？他是一個打虎的壯士。他像一片雲，滑過去了，祇留給看的人一點深刻的印象。那片無情的雲却消失了。消失在茫茫的太空中。我現在成了看雲消失的人。落下來的是一片空虛，我能得到什麼嗎？「她自己也不相信爲什麼會想到這上面去。」

人像潮水般的退過去。

「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有氣力的人。也從來沒有看見這樣使人羨慕的人。他和我有什麼關係呢？不過在眼裏滑過去，值得留戀嗎？男人是不該留戀的。」她把腦子安靜下來，然而有一個魔鬼在作弄她，不給她安靜下來，還是繼續想下去。

「假使個個男人像這樣，就無可留戀了。然而在眼裏看見的還祇有他一個。而且，在我眼裏看見的有一個正和他相反；不是嗎？我的武大郎生得是世界上最醜陋不過的。如果他們兩個人在一起，是多麼使人看不順眼呢！」她真有點不知所以然了。爲什麼要把矮人去比長人呢？

人像潮水般的退過去。

「話也得說回來。我的武大有一顆善良的心；不，一顆懦弱無能的心。那壯士打得大蟲，就打不得人嗎？假使他的妻子和他吵了嘴，鬧別扭；他也是把打虎的本領施出來，妻子還不是白白死去。那纔可怕呢！我的武大就鬧不出這個岔子來。」她想到這裏便很自足。

人像潮水一般的退盡了。紫石街上祇有一兩隻狗無知地追逐着。潘金蓮倚着門，還是幻想下去。

「如果，這位打虎壯士也有一顆善良的心，做他的妻子纔幸福呢！」她臉上翻起來了紅雲。

「不會的，有善良的心，就生不出那副筋骨了。我嫁了一個善良的心之人，是很滿足了。爲什麼要羨慕一個英雄呢？而且，英雄是羨慕不到的，像我這樣會做過人家婢女的人。」她越想越矛盾起來。她真的不敢再想下去了。

她於是乎走進她的屋子。

五千多年來的殘酷封建勢力壓制在婦女身上……
然而却怪閻雪歧不生存在現代社會的裏面像閻婆女惜這樣
愚劣的命運在當時却不知有多少呢？

潘金蓮是一個心理矛盾的女子。然而也是一個熱情的女子。她沒有嘗過家庭的樂趣。因為從小她失了父母的教養。賣在大戶人家做婢女，婢女的生活是辛酸的。因為婢女也就是奴隸。她要受主人的鞭笞和毒罵。這長時間的打罵，使潘金蓮變得十分懦弱，也使得潘金蓮渴求着一分愛憐。她雖然嫁着那樣醜陋的丈夫；但是她很滿足，因為自從跟了武大郎之後，便沒有皮肉上的痛苦，也沒有了精神上的威脅。不過，人的慾望是向上的，那個懦弱得像一匹綿羊的男人，她怎能長時間的忍受下去呢？

武大固然是一個不會打罵的男人；但却也是一個無知的男人。他出去賣炊餅，晚上回來，疲倦地睡去了。他從來沒有和她談起一些可以興奮的話，他也從來沒有瞭解她應該需要些什麼？人是動物；但，是動物中最靈感的動物。不能像其他動物一樣祇求一飽；應該還有比物質更重要的精神上的滿足。如果說爲了要求溫飽而嫁給武大；那末，倒不如靠了自己的手足去工作來掙口飯吃。潘金蓮是一個年輕而聰明的女人。她的慾望不僅僅是吃飯，她想把一顆純潔的心，獻給一個知己的男人，要使他深切的瞭解。然而武大對這許多是完全茫然無知的，潘金蓮因此想：

「大郎懦弱而矮小的人，是不憚什麼的！祇有那高大個子，有作爲的才能同情女人的痛苦。」

所以，她看見了打虎的英雄，就十分的慕戀。然而她也想：

「我已是嫁了人的女子，而且武大沒有打我，罵我，我怎麼可以去想另一個男人呢？這是不應該的。被人家會嗤笑的。」

她自從看了打虎的英雄之後，回到屋子裏就不能自主地亂想，也沒有心思料理武大要回來吃的晚餐。

照過去的日子，午後的幾個時辰要做些針線；或者替武大補補襪子等類；今天她不能做這許多事了。她却唱起曲子來：

我是一個苦命的人兒呀

從小賣給了大戶人家

主人把我當做牛馬

我是一朵野花呀

經不起風霜的摧殘

主人逼我下嫁

那，矮小的人兒呀
不能瞭解我的心

武大懦弱得可憐呀
炊餅雞變錢

強人欺侮他

使我沒臉

嫁不得好丈夫

枉死在九泉

我的青春逝去了

沒個人兒相憐

我是個奴隸呀

飽受主人的熬煎

把我嫁給懦弱的武大

我的淚水悄悄

我也是一個人呀
爲什麼受人賣買
賣給矮小的武大
此恨長綿綿

今天看着英雄
英雄令入愛戀
我應嫁給英雄
一生苦樂相共

那，無情的譏笑
使我不能忍受
一人嫁過二夫

難以爲人

我有一顆純潔的心

沒有一處呈獻

今天

我是一個孤魂

到處不能安定

潘金蓮唱着曲子，嗚嗚地哭了。她想忍住；她也知道這哭是多餘的。爲什麼哭呢？然而，心頭有很多辛酸，不哭，是無處發洩的。哭吧！痛快的哭吧！

是一所小屋子裏，安置着一座土灶，上面排着餅籠，潘金蓮孤獨地坐在靠壁的杌子上，立起來，又坐下去。那打虎的英雄，出現在眼前。

「大嫂開門！」

這是熟悉的聲音，金蓮聽慣了的。每天終有一次。今天却比往日要早些。

「你今天這樣早就回來！」

「是的，因為今天二哥回來了！」

金蓮雖然在屋子裏幻想，然而一聽到武大的聲音，把心事打消了。又聽得有什麼一個二哥；就趕快去把門打開了。把門一打開，倒吃了一驚。她怎麼想得到呢？那武大後面跟的不是別人，却是在她腦子裏盤旋的打虎英雄。

武大把打虎英雄，拉進屋子裏去坐；自己放下餅籠。金蓮把門上了門。

「大嫂！這是我的弟弟二郎；叫武松，來見過禮吧！」武大嘻嘻地笑。

「叔叔！」金蓮輕輕地叫一聲。

武大拉個杌子給金蓮也坐了，自己却去坐在武松的旁邊。武松把范陽氈笠兒脫下來

叫聲：「嫂嫂受武松的禮。」

武松從杌子上立起來，范陽氈笠放在四方檯上，朝着金蓮便拜。

「叔叔，別客氣呀，折死奴家了。」她想彎下腰去摟他。一想自己是女人，便不敢動了。「請起來吧！不必拜了。」

武松拜了三拜，立起身來。金蓮連忙去檯上拿氈笠兒。把氈笠兒上的灰沙打去了，

向武大說道：

「請叔叔到樓上坐吧！下面冷。」

武大招呼武松，一手却去金蓮那裏把氈笠兒取過來。

「我和二哥拿氈笠兒吧！」

「大郎要拿，奴家便讓你拿上去。」

「不消哥哥嫂嫂拿，我自己拿。」

三個人一同上樓去，這時潘金蓮真是喜出望外；打虎英雄原來是自己的叔叔。然而她却懷疑：爲什麼哥哥生得這樣矮，這樣醜，這樣懦弱。而弟弟生得那樣魁梧，那樣有力，那樣氣慨，那樣有作有爲。

這小樓的陳設極簡單，是武大的臥房。裏面除了一張床以外，還有一張檯子，幾個椅子。潘金蓮的梳妝器具，就安放在檯子一邊，在北方有錢的人家，現在已經睡上炕床，然而武大的床上還是冷冰冰的。一條薄棉被很整齊地摺在一邊；破舊的蓆子像生了瘡的到處皮開膚裂。

「叔叔請坐吧！」金蓮堆着笑臉很和祥地向武松說。

「是，嫂嫂也請坐。」

「二哥，你坐，你坐！」武大彎着背，把手拉着武松的衣角。

「大哥，你坐。」一手把氈笠兒放在檯上。

「叔叔，天氣冷呀！讓奴家去燙壺酒來。」

「不敢勞煩嫂嫂，武松已在縣裏吃過了。」

「二哥，大嫂和你燙酒，你別客氣。」

「大哥，自己兄弟那會客氣。」武松停一停，又繼續說一句。

「大哥，你怎會到陽穀縣來的？」

「一言難盡，讓你嫂嫂講吧！」武大講話是分不出頭緒的，所以要叫金蓮講。

「別講清河縣的事啦！」金蓮對往事，實在不堪回首。「請二哥講打虎的事吧！」

「你先講我們的事給二哥聽，叫二哥替我爭氣。」

「你講吧！」

「我講……不清楚的。」武大有些口吃了。他在無可奈何之時。常常講不出話，於是說話就不順口了。

「我要聽叔叔的本領，我們的話，以後講吧！」

「嫂嫂既要聽。武松就講給你聽。」

「二哥，你要從分別以後講起，我要聽你在外面做點什麼大事。」

「我那能做大事呢？」

「你是會做大事的！二哥，有氣力的人，一槍一刀，終能得到……一個官兒，你做了官，我可不賣炊餅了。」武大似乎很得意地說：

「是的，我也怪武大賣炊餅沒出息！」

潘金蓮雖是婢女出身；但也要體面，賣炊餅似乎是一件不光榮的買賣，她說了之後，看看武松，從頭到尾，英俊非凡。那雙大眼睛炯炯發出電光來。她暗暗讚道：

「天下那有這樣氣概的男子！」

她又看看武大，那個醜陋不堪的樣子，這麼大的年紀了，還是揩不乾淨鼻子裏的鼻涕。全身上下，沒有一塊清潔的皮膚。說起話來，老是拖泥帶水。她想：

「一母所生的兄弟，相差得這麼遠。」

潘金蓮說武大沒出息，武松聽了很不高興：「怎麼沒出息呢？靠自己弄飯吃，倒是一件有臉面的事。」

「話雖這樣說，終比不上叔叔。」

「他倒底還是我的哥哥。」

「你們不要爭吧！二哥。我要你講你的做官的事呢！」武大聽見他們爭論，怕會傷

了和氣。出來打斷話頭。

「大哥，我和你分別了以後。他媽的！碰了三年鬼！你們却怎樣過日子。」

「你嫂嫂很好，她真的很好。她也常常說，沒見着二哥。二哥做了官回來，我們就可以不賣炊餅了。」武大吃吃地說：

「我說，叔叔比不得大郎，一定是能做點大事的。」她說着，忽然看見武松的篋笠兒在檯上，就起身去拿了。

「叔叔我和你掛起來，好嗎？」

「不勞嫂嫂走動，我自己會掛。」

「嫂嫂要和你掛，讓她掛吧！」

「是的，叔叔，大郎的話很對呢！」潘金蓮一邊說，一邊已把笠兒取來，掛在壁上，之後，又坐下去了。

「二哥，你三年來究竟做些什麼勾當啊？」

「大哥，自從大前年打死了那個莊主老傢伙後，便逃出了清河縣。」武松略停了停。潘金蓮吃一驚，她纔知道打虎英雄過去也打死人的。

「官裏捉得緊，白天在樹林裏睡覺，晚上跑路，走了一個月，纔到滄州橫海郡柴大

官人莊上住。柴大官人真是了不起的人；是周朝皇帝的子孫，爲人像個孟嘗君，最歡喜周濟人，更歡喜周濟患難人。各處殺了人的人都去投奔他，他都留在莊上。供給吃，供給穿，還供給用。他待我武松却也不差哩。」他說到這裏眉飛色舞起來。

「二哥，你投在皇帝家裏，你不是做將軍嗎？」武大也歡喜起來。

「是皇帝的子孫，不是皇帝，別太癡心！」潘金蓮向武大郎提醒一句。

「他媽的！」武松握着手在檯上擊一下，那檯子格格地作響，連樓板都在發抖，武大的心，也跟了一跳。

「柴大官人待我好，那莊客倒說起閑話來。我武松是有志氣的人，吃他媽的小人的氣，便決定要走，可又生起病來，發寒發熱，患的什麼鳥病，起不得身來。」武松把眉毛向上豎起來。

「叔叔，你病了沒人服侍，真苦呵！」潘金蓮心上似乎很歎仄地，爲什麼自己不在那裏？否則可以送湯送藥，使武松在病中多得些安慰。

「二哥！我們兄弟都註定苦命的！」武大也添上一句。

「那天，在亭子裏又發起冷來；來了一個人把火燒痛了我。我正想發作，不料那人

是山東鄆城縣的及時雨宋江。就認了兄弟。我被一燒，燒出了一身汗，病也好了。」

「多謝那位宋江哥哥！」武大很感激。

「宋江是何等人呢？」金蓮對外邊的事不大知道的。這樣一個有大名望的人，不要說在山東，就是北至大名府，南至潯陽江，誰個不曉得宋江呢？

「嫂嫂，你連宋大哥都不知道呀！他和柴大官人一樣的好客。因為殺了一個淫婦！他的妾叫閻婆惜的，所以逃到柴大官人莊上去了。那淫婦是應該殺的，也等於我三年前殺老傢伙一樣，太可惡了。」他提起當年的事，頗憤憤不平。

「那閻婆惜犯了什麼罪呢？」金蓮問：

「偷小白臉張文遠，反要害宋江哥哥。」

「該殺！該殺！」武大很埋直地。

「爲什麼宋江可以有兩個女人？婆惜就不能有兩個男人呢？」金蓮自知失言，想縮回去，却已脫出了口。那桃紅色的臉上熱了起來，把頭低下來，不敢看武大。

「嫂嫂，說什麼話呢？自古以來，就祇許男人有很多女人，女人是不能有二夫的。如果女人有兩個男人，殺頭還太輕呢！要是犯在我武松手裏，直把她砍成肉泥呢！」

這幾句強有力的話。潘金蓮的頭上像潑了一盆冷水。她想：「男人這樣不講理！」

「二哥！你開口便是殺人，性子還沒有改！我聽了會害怕。三年前你殺了人，害了

我好苦。我替你坐牢。虧得縣裏陳押司，看我可憐；在縣太爺那裏說下人情，放了我。」

「大郎，你別多講，聽叔叔講打虎的事。」金蓮說了這話，猛想起武松來了以後，還沒有吃茶。立起身來去取茶，雙手捧給武松，武松立起身來接着，二人又坐下去。

「我的病好了，想回家探望大哥，路過景陽崗。天氣真冷；在崗下吃了十大碗酒，店家勸我不要過崗，說崗上有白額虎傷人，我那裏肯聽他的鳥話。」

「你終是這樣不肯聽人家的好話。」

「不聽人家的話。才有志氣哩！你怎比得上叔叔呢？叔叔！以後怎樣呢？」

「上得崗去，果見陽穀縣的告示，叫客人結隊過崗，還要在巳午未三個時辰，我看了就生氣。一隻白額虎有什麼可怕呢？我醉醺醺地走上崗去。沒有動靜，正想休息。忽然聽得大吼一聲，枯枝敗葉一起落了下來；在呼呼的風裏，跳出一隻猛虎來，向我一撲。」

「二哥，有沒有給它撲死呢？」武大的稷話。

「撲死了怎麼今天會回家呢？」又是金蓮提醒他。

「對呀！我眼快，就閃在一邊，趁勢抓住虎頸，祇一捺；把那個虎的嘴巴悶在土裏。」

•打了幾十拳頭；就死了。這虎真沒山用。」

武大郎把舌頭往外一伸。叫聲：「二哥像天神；我還不知你有這樣大本領，怪不得那老傢伙吃不住打，就死了。」

潘金蓮聽到這裏，對武松看看；那隻臂膀真像鉄一般撐在檯上。那麼有力有勁。她真欽佩極了。

「叔叔你的力氣真大極了。天下無雙！」

「二哥本來是天下無雙的。」武大十分光榮地表示有這樣一個威武的兄弟。

「叔叔，你別講了，還是讓我去燙酒上來，我們吃着酒再講吧！」金蓮殷勤地說：

「嫂嫂不要客氣。我不是說過了，已經在縣裏吃了縣太爺的酒嗎？到現在還沒有散呢！」

「我也要和叔叔準備晚飯呢！」說着，她立起身來。

「嫂嫂，今晚縣裏做公的人，會請我吃酒，我就要去的。」

「今天在家裏敘敘，不更好嗎？」她又坐下來。

「不能，因為太爺補了我做個都頭，做公的人和我賀喜；我不去是不好看的。」

「我們今天也算和你吃賀喜酒好了。」她強留着。

「不能，不能！自己人留着有空的時候吃，不是更好嗎？」

「難得叔叔回來，第一頓晚飯一定留在家裏吃的。」

「我如果不答應他媽的做公的人，自然陪着哥哥嫂嫂在家裏吃了。嫂嫂別再苦留了。我說不吃就不吃，說走就要走的。」

「時間還早，那末再留一刻，多談一點往事吧！」金蓮企圖多留武松一刻。

天，慢慢地黑下來。那樓上本是祇有一個小月洞，不十分透光；黑得更快。武松不肯等待。就要走，他那裏知道潘金蓮的心事呢？潘金蓮看見了武松，像着了魔似的。願意多看一眼，多聽一句話。雖然在她心裏並沒有起着一些不正當的邪念。可是她很想知道武松更多的經歷。

天，逼着武松走。武松怕誤時，在壁上拿了笠兒下樓去。武大夫妻兩個送到門口。

「叔叔，明天早回家，我預備着酒肉請你吃。」

「不一定，別預備東西。我像一隻野馬，到處亂奔的。」武松說着已走去一丈多遠了。

「叔叔，明日定要來的，大郎等着呢！」

「是的，我也等着三哥吃酒。」

這兩個人的聲音，武松完全沒有聽見；他已轉了一個角，連人兒都不見了。

「進去吧！二哥已經去遠了。」武大說：

「我知道，會進去的，你急什麼呢？」

「我因為看打虎的英雄，連飯都沒吃；後來看見是二哥；興奮得肚子都飽了，所以忘了吃飯。現在餓了。該請你去煮晚飯吃了。」武大有點哀求似的。

「是，我知道了。」潘金蓮把眼睛朝下面看看武大郎的頭；那個破氈帽上；堆着一層油痕。

她不見了武松，悻悻地走進房子，讓她從此以後，陷於矛盾的境況中。

三

是一個大雪天，那陽穀縣全被銀樣的東西壓住得透不過氣來。誰來歌頌粉裝玉堆的好景色呢？這裏沒有處士和高人，他們不懂得踏雪尋梅的逸趣。他們却厭惡雪；不是全爲了冷。在它的下面隱藏着多少污穢呵！

雪，像棉花似的飄下來；已經是整個夜間了，還沒有停。陽穀縣的破舊房子嘩啦啦地倒下來。淒慘的聲音，震破了靜寂的清晨。潘金蓮本想多睡一刻，被那個聲音驚醒了。

「大郎，大郎！」她叫幾聲；可沒有武大的回音。武大早就出去賣炊餅了，雖然雪緊風厲，爲了生活；不得不和寒冷搏鬥。炊餅是賣給窮人吃的。窮人比富人起得早；所以武大也跟着起得早。富人正擁被而臥的時候；窮人却要出去賣汗血，換取一天的食糧。武大是窮人中間去討生活的人，所以起身得更早。

「他一早就出去了，這樣冷的天氣！可憐，駝着背。擎着餅；像一個螞蟻。可是他沒有螞蟻有力量，他辛勤像個螞蟻；他懦弱却像匹綿羊。」潘金蓮很自慚地可憐他的丈夫爲了生活而得不到一點溫暖。她腦子裏印着一幅圖畫；看見偏僻的武大，縮成一團地漫漫地在雪地上笨裏地走動。有時打着寒噤。那腮下的鬍子上黏着冰雪。混身上下，被雪緊緊地束縛住，祇留着一個黑瘦的臉兒；那淚水鼻水儘往下面拖。

「可憐呵！你爲什麼生成這可憐的樣子，你的兄弟不是生得威武十足嗎？」不知有什麼鬼神在作祟，她想起武大，便會連想到武松。一想起武松，她陰鬱的心念便明朗起來。她很可憐武大；但一想到武松的可愛，便把武大的影子消失了。

她自從和武松在樓上講話以後；本來滿想隔一晚就可再度會面的。然而武松却隔了四五天沒有來。使她上了心事似的，她每在牀上睡不着。聽得武大呼呼的睡去，愈覺無法合眼。她懷疑武松一去不回，恐怕在言語中得罪了他。她雖然窮，也每天和武松準備着清潔的酒飯，她自己仔細地安排着。她煮得一手好菜肴。不論大桌酒席，山珍海味可以豐富堂皇；就是燒一兩個家庭便菜，也使人吃了津津有味。她替武松治菜；更用盡了功夫；然而武松却没有回來，使她多麼失望呵！這許多好菜好酒給武大吃，是不知味道的；真是木樨喂牛，食而不知其味的。偏是武大有福氣，吃着好東西。

她想起武松，精神便興奮起來。翻了一個身，下床來。把衣着妥當之後，便去開那個小月洞窗子。

「好大的雪呀！」她叫起來。

那滿天的雪仍是連續不斷地下來。灰色的天空一點沒有笑意。遠遠近近，都被厚厚的雪籠罩着，分不出什麼形態來。

「這樣大的雪，這樣冷的天；今天，叔叔應該可以回家來喝杯熱酒了，下着雪，驟裏必定暫時會太平無事的。」她又上了心事。

「如果打開這個小月洞；吃着酒，說着話，看着雪景；是多麼有意思！」她想得很

自慰。

「叔叔這會來，我要多問他幾句話。我愛聽他的話。」她向遙遠的地方呆看，白皚皚地無邊無際。

好呀

這個銀世界

多麼潔白呵

可愛的雪

這裏如有意中人

酒前情綿綿

你，可愛的雪

飄去何方

把我的心，帶了去
輕輕地送給那個人

你是純潔的結晶

我的心也是純潔的

你把我的心帶去吧

那個人，接受了這份誠意
他，隨了你也飄了來

從天空裏飄下

在這個小月洞裏進來

我接着

我得到了溫存

你，可愛的雪

要完成這個神聖的任務呀

別辜負了我

她似唱非唱地吟着這許多句子。那晨風吹在她面上；她覺得有些刺痛。把月窗關上

了。她去梳妝。她武斷地知道武松今天要來。想打扮得更豔麗，其實她不用塗抹，已經是十分漂亮了。在陽穀縣裏誰有那樣一張可愛的臉？紅得像燴台的蘋果；是充滿了血色的。因為她從小在大戶人家操作；鍛練着一副婀娜的身子。活潑，敏捷。像這樣一個出色的女人，還用得着什麼人工的偽裝嗎？然而她還要裝扮；因為她要在武松面前顯得更美麗。祇是那個脂粉塗在她的臉上是多餘的。倒反使他的姿容遜色了。

她向鏡子裏看看自己的裝束，很滿意地走下樓去。她去準備更好的菜肴；等候武松的來臨。她忘記了自己的早餐；爲了要滿意別人。

時辰，不斷地過去，快速地過去。已經是巳牌了，還不見武松來。她十分焦急，也十分失望。

「難道今天又要撲空了嗎？」

然而，今天潘金蓮是不會失望的。武大帶着武松在叫門了。

「大嫂！開門。」武大的聲音。

「你怎麼今天午前就回家來？」金蓮在門裏發問：

「我帶二哥回來吃酒呀！」

「二哥……」真使金蓮快樂的流出淚來。心望激烈地跳動着。

「二哥回家嗎？」

「是的，大嫂！我今日回家來吃酒。」武松的應聲。

門打開了。武大和武松一身是雪。武大放下餅籠，武松放下朴刀。金蓮便去武松身上拍雪。

「你和大哥拍吧！」

「我自己會拍，讓大嫂替二哥拍。」武大真是個善良的入。

「那末，也叫我自已拍吧！」武松說着把白范陽氈笠兒除下來。金蓮又把它接住了。掏出乾巾揩去了上面的雪和水珠。拿一雙暖鞋給武松換了。熟皮靴便脫在一旁。武大也去取暖鞋換了。兄弟二人就上樓去。金蓮生了一爐火，送上樓去，把氈笠兒抖起。又下樓來不止一次兩次，把酒菜碗盞都搬上樓來吃酒；做着很多熱騰騰的包子。

「大嫂，叨擾了！」武松很有此不安。

「叔叔說什麼話呀！目家人，別客氣，祇是菜不好。」

「我吃吃什麼都是好的。」武大替她撐面子。

「你懂得什麼呢？要叔叔吃了上口纔算好啊！」

「那是油鷄吃一塊吧！這是乾牛肉，最香不過的。還有的是東坡肉，聽說是十年以

前有什麼一個峨嵋山的先生發明的，不曉得他的姓。我學着這個煮法，已爛得稀爛了，吃吃看，好不？」金蓮一連套的介紹話。

「很好！我從沒有吃過這樣的好菜哩！」武松把肉塞進嘴裏去。金蓮聽得武松稱讚，十分興奮；恨不得把肉都給武松吃下去。

「本來是大嫂的好手法！」武大也把肉塞進嘴裏去。

「你讓二哥吃吧！」金蓮自己不肯動箸。

「大家都吃吧！」武松說：

「天氣很冷，叔叔靠近一些火。」金蓮又把油鷄辣去武松面前。

武松斟滿一碗酒，呷一口。

「叔叔爲何不常回家來？」

「他媽的，縣裏的事太噲嘍了。我們從小種慣田地的人，弄不來這許多鳥事。做一件事要打十八個轉灣。轉來轉去，轉不完，還是一件懸案。我就整天價日在裏面打圈子。我又不識半個字，聽他們擺佈。真倒霉，尋着這個鳥差使害人發昏！」他呷口酒，拿着一塊乾牛肉吃。

「縣裏的事，本來不好辦。誰個人到縣裏去是真正辦事的！混碗飯，撈一筆銀子；

留著過一世好生活。像叔叔這樣直心直肚腸人自然會吃虧的。」金蓮安慰他。

「他媽的！一天到晚鬼混；辦公事要到院子裏去找。娼妓就是官太太，怎樣辦的好事。我們這許多該死的人，跟縣爺做奴僕。媽的，還是不幹的好。」武松很氣憤。

「二哥！不要不幹，你做了都頭，我的炊餅生意也好起來了。都頭這個官委實也不小，還是做下去。倒是我家好風水，不然你鑽在泥巴裏有什麼出息呢！」武大生怕他發脾氣，想出這許多話勸他。

武松把一大碗酒喝光了，金蓮起來和他斟酒。

「嫂嫂你也喝杯酒吧！」

「我是不會喝酒的，一吃酒面上就會像火燒一般，心也跳個不休，頭重腳輕不好過日子。叔叔你多喝一碗，驅驅冷氣。」

武松又是一口氣把酒喝下去了，熊熊的炭火，伸出了舌燄；武松的身上冒着蒸氣；衣袴慢慢地乾燥了。

「在縣裏真是苦著難過日子，像被繩子縛了似的，脫不得身。晚上沒個朋友，冷清地守着空屋子。如果在莊子裏，也和莊客廝混在一起，多麼快樂！」

「叔叔沒人服侍，早晚搬到家裏來住，這樓下還有一個小房間空着呢！」

「二哥搬到家裏來可以招料門戶，我也放心得多了。」

他們三個人之間。說話像有了默契，然而各人不知各人的心。潘金蓮聽見武松的話，祇知道他有意回到家裏住，自然萬分歡迎。誰知武松倒真正歡喜和莊客們廝混的，並沒有想接近潘金蓮。武大呢？他却希望武松來家裏撐個門頭。

我不想住到家裏來，因為縣爺常常要使喚。年冬歲底，竊盜又比平時多！」

「小賊小盜聽到你打虎的威名，誰個還敢到陽穀縣裏來勾當呢？祇要你一天在陽穀縣裏，這裏就一天太平了，至於住在衙裏和住在家裏是毫無關係的。」金蓮慫恿他。

「二哥：你決定搬到家裏來住，節省一分開銷；大嫂還能早晚服侍你。你那裏的土兵，帶一兩個回家也好。」

「大哥和嫂嫂既然要我到家裏住，武松那敢違拗？祇是武松性子不好，有時會衝撞嫂嫂這個。」

「不防事的，叔叔！自己人說重些話，倒是應該的，」潘金蓮聽得武松肯住在家裏，像得了寶貝似的高興。

「叔叔被服先取來；等明日天晴，便可洗個乾淨，晒得熱烘烘地睡着，是挺舒適的。這許多事，我都可和你準備的。」金蓮說：

「又有勞嫂嫂了。」

「說什麼話呢？」

武松把酒一碗一碗地向肚子裏倒去。包子快完了。菜盤子裏已經見了底。可是金蓮還沒有動箸呢！她小心地侍候着，她聽着武松的話，句句打入心窩，不管武松的話是怎樣粗鹵，或者是無理；她覺得都是正確的，都是入耳的。她希望武松今晚就能搬到家裏來住。

「叔叔今晚就搬回家住嗎？」

「等明天吧！」

「叔叔是爽直的人，等待什麼呢！」

「好吧！今天就搬來！」武松說着立起身來就要下樓去。

「叔叔再吃碗酒下去吧。」

「我還要料理縣裏的事，傍晚準可搬來住的！」

「叔叔吃飽了沒有？」

「吃得大飽了。」武松已離開了杌子。

「叔叔！還有甌笠兒沒有取去呢！」金蓮隨手探了那個笠兒交給武松。又去打開月

窗，看看天，雪停止了。

「叔叔，雪停止了，趁着好走。」

他們三人走下樓，武松換了皮靴出門去。

「叔叔，早些回家。大郎等着你晚餐哩！」

「是！」

武松回過頭來，又轉過頭去走了。不見了影子，他們兩人纔回進屋子守候着夜神的光臨。

四

武松搬到武大的小屋子裏住，已經快要半個月了。這半個月來的情況是逐漸向上發展着。武松對潘金蓮也生了很好的感情，人本來是感情的動物，別人給予一份感情，自己也能接受一份感情的，潘金蓮待武松很好，真是體貼得無微不至；武松雖是個烈漢，畢竟也知道好壞的。他覺得潘金蓮真是一個好嫂嫂，像自己的母親一樣慈愛。他對她也

十分敬重。他現在纔覺得人間有溫存；有很好的家庭的樂趣。即使嫂嫂是別姓人，然而和自已人有什麼分別呢？他有時覺得嫂嫂待她太好了；他不知所以然來。有時他也問過嫂嫂，爲什麼比待大哥更好呢？潘金蓮的回答是對武大是永久的，祇有對待叔叔是暫時的，因爲叔叔一娶了嬌嬌，嫂嫂要想服侍叔叔也不可能了。趁着叔叔是個光身漢的時候，便可以多獻一份誠意。武松聽了這話，認爲很對，也就無話可說了。

武松的頭腦是這樣簡單，他不能理解潘金蓮對他另有一份別人得不到的愛。而且到目前爲止，誰也還沒有把這份特別的愛接收去，除了武松以外。潘金蓮屢次想說出她的心事。然而有一樣東西，橫在面前叫她不敢說出來。而且武松也沒有表示過有一點機會可以讓她說出這些話來。她常常爲這些事而苦悶。她想爲什麼不先認識武松，爲什麼武松是武大的嫡親的弟弟。要不然，便可以把這份愛情，明朗地顯現出來。現在是使她多麼苦惱呵！

她知道武松是會殺人的，而且他也曾贊同「宋江殺惜」的行爲。使她對武松說的話，祇能適可而止。有了話不說，是多麼不愉快呵！又何況這許多話都是心頭之事？

是一個晚上，武松要離開陽穀縣的前一個晚上。武大出門去替武松辦東西了。屋子裏祇留着武松和潘金蓮兩個人。在樓下那個烘炊餅的屋子裏烤着火。兩個人靜默着；金

連把手在火舌上括來括去，搓搓手掌。先開口了：

「今晚上的天氣太冷了。應該是十二月二十邊吧？縣太爺有什麼急事要你上京城去呢？」

「他媽的，要送一份厚禮去東京，趕上明年元宵節！」武松的回答：

「送給那位上官的呢？」

「蔡太師！」

「縣官也攀得上太師嗎？」

「我却不知道，管他媽的攀得上攀不上，反正括了地皮，腰包裏裝不下去，拿一些出來算什麼呢？苦的是像我這輩僕役們。媽的，做他私人的都頭。這差使有什麼鳥幹！」

「我也說叔叔不必幹這差使。叔叔那裏做不得大事業！」

「然而我已在縣裏答應了他；一諾爲重，我必需去替他走一遭，回來就不幹了。」

「爽快不幹不好嗎？去吃這一遭苦，幹嗎？」金蓮企圖阻止武松不去東京。

「那是不行的。我武松答應了人，是素來不肯失信的。」武松很爽朗地說：

「叔叔，在家裏安頓不更好嗎？」

「當然很好，有大哥和嫂嫂在眼前。」

「那就不去了吧！」

「不是我說過了嗎？已經答應了縣爺！」

「不好推托嗎？」

「是公事怎能推托呢？」

「你不是說是縣爺的私事嗎？」

「縣爺吩咐下來的事，我都當公事看的。」

金蓮看武松的主意十分堅定。知道不能用勸說的方式來阻止。於是她企圖用感情來籠絡他。

「叔叔，你看這炭火多麼熱烈呵！」

「炭火本來是熱的。」

「然而天一冷，人倒沒有熱了。」

「這話怎麼說呢？」

「沒有什麼！」金蓮支吾一句。

「大哥到這時還不同來。」武松聽了金蓮的話，有些不耐煩起來。

「你大哥做事很慢，走路也很慢；離回來的時候還遠呢！」

「我出門去找他吧！」

「叔叔不要出去，他就回來的；晚上我一個人屋子裏覺得十分害怕。你陪着我吧！因爲有你在這裏，我的胆子就壯起來了。」金蓮的言語前後很矛盾。

「嫂嫂既要我陪，我就不出去。」

「叔叔，我有一句話敢說嗎？」金蓮忽然想吐出半個月來的心事。因爲今天是最後一個晚上，明天一早晨，武松就要離開這屋子，而且還要離開陽穀縣，一去至少要二個月。今晚，是離別的前夕。好得武大又不在這裏。不能錯過機會，硬硬頭皮，說了出來吧！

「嫂嫂但說不妨！」武松很壯直的口氣。

「叔叔，你知道我的心事嗎？」

「什麼心事！」似乎武松的說話更高了。倒使金蓮有些害怕。

「沒有什麼的。」

「要說便說吧！」

金蓮滿想一口氣吐出來，却又縮了回去，實在不好意思說出來。因爲她知道武松是

會發性子的。萬一說出來，被武松拍案大叫大罵，不是落一個沒下場。她便不敢說了。可是武松又加上一句：

「嫂嫂你說吧！你是我的長輩。俗話說長嫂大似娘。武松怕你不說，說出來我終是依你的。」

金蓮聽他說長嫂大似娘，更加不敢吐出真情來，祇得用言語支開：

「叔叔，你不知，你大哥是懦弱的，怕人會欺侮，你要早早回來，別在東京貪玩。那東京是一個使人墮落的地方，叔叔千萬不能住久。」金蓮的話祇能扯到別的上頭去。

「我自違嫂嫂的命，交了禮物就回來。」

這使金蓮多麼懊喪，要講的話偏不敢講出來，反講些不相干的話。這份愛情，不能訴給武松聽，心上有說不出的痛苦。然而武松怎麼知道呢？

「叔叔，你的替換衣服我都和你準備了。」

「謝謝嫂嫂的……」

話還沒有說完，武大忽在叫門：

「二哥！開門呀！」

「來了。」武松立起來開門，把武大接進來。武大買來幾斤乾牛肉，是備着武松在

路上吃的。

「大哥，不消你去買，士兵們自會預備的。」

「我願意替你買的。二哥，早早去睡吧！明日要趕路呢！」

「不，叔叔慢些去睡，明日要走路了；今晚應該多講幾句話。」金蓮要多留他一刻

金蓮對武松，不可思議地愛和他講話，愛和他坐着。就說是多留一刻吧，也是好的。祇要武松在面前；什麼心事也沒有了，有說有笑。若是不見了武松，就要坐立不安起來；做事沒心沒想的。他自己也不明白；武松並沒有對她說過一句知心的話；見到的，祇是耿直、固執的性子，和粗鹵的動作。爲什麼自己却愛上了他呢？而且愛得像入迷一樣。不，他正愛他的耿直和固執的性子，她更看得慣粗鹵的動作。即使武松罵人吧，也覺得罵得很痛快，那被罵的人是應該被罵的。武松口裏常常帶着「他媽的」一類下流之語，然而在她看起來，認爲男子應該是這樣說話的。那種吞吞吐吐的斯文話她纔聽不慣呢！一個人到了入迷的狀態之後，就沒有可以理解的餘地。潘金蓮愛武松；雖然武松沒有錢，穿的是布質的服裝；她以爲武松祇有穿布質的服裝才顯得落落大方。她自己不是也穿着布質的服裝嗎？一身穿着很整潔的襖裙是多麼使人入眼呵！一個女人穿了絲緞

衣衫，就變得柔弱了。她自己愛穿布質的東西，所以也愛看武松穿布質的東西。總之，在潘金蓮眼裏，武松的什麼都是好的。尤其是那個壯健的軀幹，最使她入魔呢！這已是最後的一個晚上了，如何能够放武松早早去睡覺呢？

「嫂嫂，要我多留一刻都可以；祇是有話就說吧！今晚睡不好，明日無法趕路的。」武松說：

這話把金蓮留武松的念頭又打消了。她想：

「這話是真的。我怎可害他明天不好走路呢？還是讓他好好地去睡吧！而且大郎又在這裏，也沒有可講的話的。」她於是把她的要求撤回了。

「那末，叔叔就早些去睡吧！」

武松去那間小房子裏睡，金蓮和武大上樓去睡。

冬夜是長漫漫的。潘金蓮今晚是合不上眼了。她聽見武大睡去了；仔細聽聽樓下叔叔也睡去了。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真的她一夜沒有睡去。偶而把眼睛矇上，就聽見武松和她道別的聲音；她拉着武松的衣角不肯放，流着淚。却被武大扯開了；她於是又驚醒過來。這樣，在一個晚上，不止一次；她也記不清楚做了幾個夢。

報曉的金雞在喔喔地啼了。她骨碌一聲爬起來，床板噠噠格格地作響。

「大嫂，你做什麼？」武大糊塗地說：

「天亮了，我起來和叔叔煮早餐。」

武大又睡去了。

金蓮下床點起油燈，直往樓下去。偃在武松的房門前偷聽，武松睡着還沒醒。她想推門進去，然而她的心又在激烈地跳動了，她很害怕。於是轉回身去做飯。

天，發出魚肚色後；不一刻已經亮了。武松武大都起床了。早飯也煮熟了。士兵們押了車子在門前叫門。武松梳洗畢事；然後吃個大飽。拿着朴刀哨棒，敲着鼕兒出門去。行李包裹都是金蓮一一和他準備。裏面還和他偷偷地放了一些碎銀子及其他物品。這銀子是她在大家積蓄下來的。

武松招呼士兵，回頭和武大金蓮作別。武大拉住武松的手流淚。

「二哥，你不走好嗎？我害怕得緊；你去了之後；那許多潑皮們會來欺侮我的。因爲你嫂嫂生得漂亮，在清河縣的時候，每天有上十個潑皮們來玩笑。把我不當人看待，我吃罵够了。你嫂嫂纔想出主意，搬到這裏來住。時間久了，你嫂嫂漂亮的名兒，又會傳出去；這裏的潑皮們又要來糾纏的。二哥，你不要出門吧。有你在，誰敢來欺侮呢？」武大滿面都是淚。吃吃地說了一大套話。

「大哥，你不要怕，我要回來的，誰個敢欺侮你。」
 「不，你一去之後，他們就會來的，我……很怕呀！你不能去，去了幾時再能相會呢？」

「不遠，多則二個月，少則一個半月就夠了。」武松的回答：

「叔叔，你真的不要去了。大郎是懦弱的，誰都想欺侮他。」金蓮也乘機來勸阻。

「那可不行，什麼事都妥當了，還能臨時變更嗎？」

「二哥，你就不顧你可憐的大哥嗎？」武大放聲哭起來。

「怎麼不顧呢？你放心呀，誰沒有生三頭六臂，誰也不敢來欺侮你的。誰來欺侮你，我回來便殺誰的頭。」武松雖是這樣說，然而也流下淚來了。那邊金蓮也掩着面泣。

「你，……我的二哥呀！你一定要走嗎？可要早些回來，別一去又是三年。」

「是。我在明年二月初準會到這裏的。」武松斬釘截鐵地說：

「叔叔，別失了約，我們等着你過花朝呀！」金蓮補上一句。

士兵們的車子已去遠了。武松向哥哥嫂嫂，倒地拜了，立起身來，揮揮手大踏步地走了。

武大抱着一顆恐懼的心，金蓮抱着一顆失望的心，無可奈何地回到那個破舊的……

裏。

五

在武松去了還不上五天功夫，陽穀縣的潑皮們，果然到紫石街來糾纏了。因為武大天天出去賣炊餅，到快夜的時候纔回家。潑皮們趁着他不在家裏的時候：到這屋子裏來。初來的時候，潘金蓮只當有事，也敢開門，後來知道來胡鬧，不再敢開門；然而那門是經不起潑皮們的一推二搯，就搯進去了。有的時候還硬奔到樓上去。

這簡直不像一個世界，青天白日之下，竟有這許多無法無天的事出現。潘金蓮天天被打擾得够了，和武大講，武大却毫無辦法。他自己倒會解嘲：「在清河縣裏也還不是這樣嗎？有了漂亮的婆子終是煩惱的。」因此，他倒坦然處之。反正到晚上他回家的時候，潑皮們都走光了。祇是潘金蓮受不下，她於是又想到武松，希望他能早早回來，解這個圍。

潑皮們天天去糾纏，這消息給一個開生藥材鋪的財主知道了。也去打主意。這個財

主是西門慶。在陽穀縣裏是第一個有錢有勢的大官人。家裏已有了四個娘子；倒有三個娘子是糊裏糊塗進門的。

「西門大官人，你也去紫石街嗎？」潑皮們問：

「給你們正猜個着！」西門慶答：

「這婦人真是天仙哩！大官人看了魂靈都會攝了的。」

「讓我一個人去，你們不許去，等我獨佔了，請你們吃酒。否則，惹了我的性子，可不要怪我。」

「大官人要去，我們當然不敢去了。不過，今日要助助大官人的威風，須一同去的。」

「也好，你們要聽我的話。」

西門慶既是財主，又是潑皮們的頭腦，有一手好本領，潑皮們那個不怕他。所以沒有一個不諾諾連聲的。

一大夥人往紫石街來。敲着武大的門，金蓮照例是不開的。潑皮們就打了進去。金蓮下樓來，怕他們拿了東西去。

「叔叔伯伯們，你們今天又來做什麼呢？」金蓮陪着笑臉說：

「你的三寸丁的武大不在家裏，我們來陪伴你的。」一個潑皮說。

「你要我在這裏嗎？」第二個潑皮說：

「講什麼鳥斯文！」第三個潑皮說；一手就去摸金蓮的臉。

「叔叔不要動手動腳，衆人面前多難看。」金蓮把頭一偏，避過潑皮的手。

「沒有人，就睡覺了。」第四個潑皮很下流地說。

「叔叔，別這樣亂講話。」金蓮又應付這一個。

另一個潑皮，却去拿灶上的鍋子敲，叫道：「到這時候，爲何還不做飯呢？」

金蓮怕鍋子敲破，趕快去攔阻，却被那個潑皮捏了一把手。金蓮正想發作，開口罵，又怕潑皮們人多吃了虧，祇得忍住了。這小屋子本來是很狹仄的，聚了八九個人亂哄哄的；鬧着吵着。金蓮弄得無可奈何。只見一個人走進來，潑皮們嚇得都走散了。

這是西門慶用的手腕。他教唆潑皮們先去胡鬧，然後自己去做好人。好買服女人的心。

「這許多混蛋潑皮們到此胡鬧，惹撥大嫂了。」西門慶先開口：

潘金蓮向西門慶看看，是一個有錢人，穿一身時裝。是狐皮的紫醬色絨底褶子。頭上的綉幘巾也是紫醬色的，繡着白花。身材和武松差不多，祇是面皮生得白；圓圓像個

球。那輪廓沒有特別顯著的地方。眼珠上上下下也正看着金蓮。

「那裏話，這位大官人請坐吧！」金蓮隨便地客套一句。

「大嫂要我坐，我就告坐了。」

「大官人尊姓？」

「呵，雙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我和你叔叔武二是好朋友。」西門慶撒一句謊。

「既然和我家叔叔是好朋友，那也是叔叔了！」

「不敢，大嫂你也坐吧！」

潘金蓮聽說西門慶是武松的好朋友，纔放心來坐。

「叔叔怎地到紫石街來？」

「本是來找武二哥的。」

「他已上東京去了。」

「你家大郎呢？」

「出去賣炊餅還沒有回來哩！」

「這許多潑皮們來幹嗎？」

「天天來糾纏，可惡之極！」

「我若早知道，來這屋子裏走動，他們就不敢了。」

「怎敢勞叔叔呢？」金蓮說着，便去取茶來給西門慶吃。

「大嫂別客氣呀！」

「吃杯清茶！」

金蓮把茶提過去。西門慶去接茶，乘便把她的手捏住了。

「叔叔，你怎麼也學潑皮一樣的無賴！」金蓮很憤怒。

「很對不起，我去捏茶碗，却捏錯了。大嫂別見怪，算我不是。」西門慶陪着笑臉。

「叔叔不敢這樣輕薄！」

金蓮是個弱女子，然而也是個聰明人，她不敢得罪西門慶。因為連潑皮們都怕他。

假使他受不了氣，反過臉來，叫潑皮糾纏得更厲害，怎麼辦呢？

「是！是！我不應該粗心粗意，得罪了嫂嫂！」

二人沉默一刻。金蓮不做聲。用沉默來下逐客令；然而西門慶却不走，還說着話；

「大嫂，真是一個聰敏伶俐的女人。」

金蓮還是一貫的沉默，沒有回答。

「大郎，每天什麼時候回來呢？你一個人在家，也覺得冷靜嗎？」

「你說這許多廢話，幹嗎？」金蓮暗想，仍不做聲。

「你怎麼不說話呢？不喜歡我坐在你家裏嗎？我就走。」

金蓮被他這一說，倒不安起來。「沒有不喜歡，叔叔要坐，便多坐一刻。」

西門慶看看金蓮的臉色。沒有什麼表示，他想：「她究竟是什麼心理呢？這女人是尤物，可愛的小東西呀！」

「嫂嫂，這時候還沒做飯吧？」他想不出其他話可說了。

「我家大郎還沒買粟米回來呢！」金蓮很懊悔說出這句話來。

「真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

金蓮聽了很慚愧。

「這幾天大郎生意不好，所以沒有預備隔宿之糧。」她不想多噲噲；可是不知爲何又要答覆他。

「我和二郎是至交，我拿銀子給你們作家用。」西門慶說着，把手掏出了十兩銀子，還有一些碎銀子，放在桌上。

「不敢當，我是說笑的，我家有錢用吶。」她對他的慷慨有些懷疑。

「怕什麼呢？朋友本來有通財之義的。」

「叔叔請你收進去吧！我是不會拿不義之財的。」
 「你也會說笑話，可是我拿了出來，是從不再拿回去的。我不省這幾兩銀子；可是你一家可以過一個好年了。」

「這算什麼話呢？無緣無故拿出錢來。我們心領，就很感激了。叔叔還是收了吧！」

西門慶只當沒聽見，用別的話支開了：

「二郎的本領真高，打死這隻白額虎。」

一提起打虎之事，潘金蓮又興奮起來。

「我家叔叔真是天神下凡呢！」

「我從前也會打死大蟲的，嫂嫂你知道嗎？」

「我沒聽見過；我是從清河縣搬來的。」

「唔！嫂嫂是清河縣人。聽說清河縣是出美人的地方。像嫂嫂這樣人物，不知多否？」

「又給他佔便宜去。」潘金蓮暗想，沒有說話。看看門外，太陽已經偏向西面去了。她十分厭惡他賴在屋子裏。

「大嫂，大郎是什麼時候會回來？」

「照往日，是應該回來午餐的，今日可沒有回來。」金蓮哄他一聲。

「今日怕不回來了吧？」

「要回來的，一定要回來的；就在目前了。」她的語氣是催促西門慶走。

「武大既然就要回來，我要認他做個哥哥哩！」

「別等他，他有時要到晚了纔回來。」她前後的句子矛盾起來。

「大嫂真會說話。」

「別取笑吧！叔叔明日來會大郎。」她打了一個呵欠。

「大嫂既催促我走，我就明日來。」西門慶立起來動身。

「叔叔銀子帶了去。」

「留給你用呀！」

「不可以……。」

「不妨事的，自家人。」

「沒有這樣理！」

「我和二郎是好朋友呀！」

西門慶出門去了。

金蓮被打擾一二個時辰，精神十分疲倦。她對西門慶的嚇走了潑皮們，心上很感激。然而對他那種輕薄的態度，頗不以爲然。她現在又陷於矛盾的環境中，爲了避免潑皮們的糾纏，她希望西門慶能够常常來。爲了西門慶的輕薄，恐怕不利自己；又最好不見他的面。她從今天起，將過着她一生中從來沒有的複雜生活，也從今天起，在短暫的歲月裏，看那驚風駭浪的局面。

六

西門慶是陽穀縣裏的閑手好遊之徒，他不但愛吃愛穿，而且還愛嫖愛賭。他對女人的追求是無微不至的。大綬一個人有了錢，就會閑起來；閑了之後就做出很多壞事來了。西門慶因爲有錢，怕用不完，所以一天到晚在女人身上打主意。他懂得女人的心理；他向女人的弱點進攻。他用利誘，他也用威脅。

他和潘金蓮見面之後，就天天去紫石街。用錢、送物、說好話、賠罪、求情；甚至

做奴僕；祇要女人的歡喜，什麼都可以做。這樣一連十幾天；和潘金蓮混熟了。潘金蓮從來沒有得着過男人的溫情，被西門慶天天獻柔，就祇見西門慶的好處了。

今天，是西門慶向潘金蓮提出要求的日子。他裝束得很華麗；還帶着一疋青綢子。因為潘金蓮是歡喜青色的。在過去的幾天中，西門慶在談話中留心潘金蓮的愛好物品；也留心潘金蓮喜歡那種色澤的東西。他知道她歡喜天，在北方平原的遼闊無際的天。冬天在北方，本來是不容易看到青天的。因為那沙土常常被大風刮上半空，把青天和白日都遮蔽了。所以潘金蓮愛着青色的天；青色的天是多麼空曠呵！它容納了宇宙間的萬物，使萬物在它的孕育中，產生了力量，生生不滅。她常常談起愛看青天，她身上常常穿着青色的襖兒，青色的皮甲。她溺愛青色的東西。於是西門慶買青色的綢子去討好她的心。

西門慶走進武大的屋子裏去，把門帶上了，直上樓去。現在武大的門，白天是虛掩着的，等到西門慶來了之後，纔下門呢！他看見潘金蓮坐着沉思，面上有些消瘦了。

「大嫂，是新年了，你苦悶些什麼呀！」西門慶開口：

「喔，西門大官人來了，我還沒有知道哩，不然老早該下樓去迎你了。」金蓮有點不自然，從杌子上站起來。

「大嫂，這幾天怕聽了武大的話，受了氣吧？」

「沒有，自從我和他成了夫妻之後，他從來沒有說過什麼話，我也沒有什麼氣。」

「沒有氣就好了。我在舖子裏和你揀了一疋好綢子，是青色的，大嫂是愛青色的，所以我買的是青色。真恭喜你的新年納福！」西門慶帶着微笑。

「唔，大官人真會猜摩女人的心！」

「不，因為大嫂常常說愛看青的東西，愛穿青的服裝。」

「你真是有心人。」

「爲了你。我怎麼不細心做事呢？」

潘金蓮似乎很感動。她想：「西門大官人一次二次地送物品；一日不斷地來到家中，也着實看得我重了；我從來沒有見着一個男子有這樣溫柔多情的。」

「謝謝你的好意。然而我怎敢接受呢？」潘金蓮有些「受之有愧」的樣子。

「這一點點算什麼呢？這是我一片心意。你收了，我就安心下來。這，也算接受了我的心。」

「這是什麼話呢？」

大家沉默下來了。西門慶在打算他怎樣可以打動潘金蓮的心，他想：「她是一個妙

女出身，是一個下賤的身份。沒讀過書，看得不遠。學得也不多。祇要我做得好，怕她不落在我手掌中。」因此，他正策劃他甜蜜的詞句。要愚弄潘金蓮，潘金蓮怎麼知道呢？她正感激着西門慶的盛情，用什麼詞句來答謝他呢！

潘金蓮在西門慶手裏接了綉子，打開來看，是一疋青杭絹。是寶重的物品。

「大嫂，這個還好嗎？」

「當然好，很好；我還是在清河縣那個陳家大娘那裏看見的，想來是很寶重的東西。可是要到明年夏天的時候才能用呢！」

「我却沒有留心這個。大嫂要冷天的服裝，我明天和你帶來。」西門慶儘量在物質上面使對方滿意。

「不，我是說，留到明年夏天纔穿。因為這件東西太名貴了。明年夏天的六月十九日是我的生日。」

「喔，六月十九日是你的生日，該是足足的二十歲了。怪不得你生得這樣美麗，這樣聰明，原來是和觀音菩薩同日出生的。」

西門慶這話多麼有效果，把潘金蓮說得眉飛色舞。

「大官人真折死我了，我怎比得上觀音大士呢。」說了。露出笑容，然而她想忍住

不笑。

「我說，觀音還沒有你生得十全十美呢！她赤着腳，像男人一樣大的腳，叫人看了不順眼。你的腳不滿三寸，真是名副其實的三寸金蓮呢！」

「啊呀，作孽！你說出這樣的話來。大士聽見要降罪的！」

「我們兩個人在房裏的事，大士怎聽到呢？她也不會來管着這許多閑事呢？會聽到的，和會管閑事的，是那個月下老人！」西門慶說着，把身子向潘金蓮身邊靠。金蓮縮了一步。

「大官人別說笑話。」

「誰和你說笑話呢？我真的……。」

兩個人又沉默下去了。金蓮低着頭，好多時，把頭抬起來，正和西門慶的視線相值，西門慶微微地笑了一笑。

「我真的很愛你。」

像一個春雷，把蜇伏着的物象起了很大的波動。

「你……你愛我做什麼呢？」

「我愛你，我也說不出道理；自從那天見了你之後，我就愛上你了。我看見你之後

。在我腦子裏，天下就沒有第二個女人了。」

「這是什麼話呢？」

西門慶又慢慢地靠近她的身邊。金蓮又縮了一步。

「沒有什麼？好像我沒有你，就坐立不安了。所以我天天來。」西門慶說着，正想撲過去把她抱住。

「大官人別說這話吧？我值得人愛戀嗎？」

「不要說愛戀。你要什麼我都可以獻給你，我把所有的東西獻給你，還有一顆心。」

「這，怎麼可以你。大官人你走遠一步吧！」

「不，不能；我還西接近一步呢！」

「不可以，我已嫁了武大呢！」

「武大，這人有什麼出息呢？」

「但是，我不能拋棄他！」

「不拋棄他，你一輩子就沒有幸福。」

「不，他有一個二哥武松哩！」

「武松是叔叔，與你沒相干的。」

金蓮又沉默下來。她想：「武松的人才出衆，他還沒有妻室。我的心已許給他了。」

「你別說武松，武松是你的叔叔，他能使你幸福嗎？」西門慶又補上一句。

「不，我……」金蓮說不下去。

「你，什麼呢？武松不過一個都頭罷了。他是他，武大是武大。你能够爲了武松打得一個老虎，就會榮耀到武大的妻子頭上去嗎？」西門慶停了一停。「我，在陽穀縣裏誰個不曉呢？隨便要什麼就有什麼，你還不是落一個快樂人生嗎？」

金蓮不開口，西門慶想：「在這樣一個好的機會之下。我應該動手了。一個女人在沒有人知道的環境之下，是可以聽男人擺佈的。我和她講什麼理由呢？我生了一身氣力，有一手好本領；把她攙翻；還不是成其好事。怕她第二遭不肯？」西門慶主意已定，就搶上去把金蓮抱住。

「我要……我要。」西門慶說着半句話。

潘金蓮掙扎，想擺脫西門慶，然而沒有力量。

「你，大官人別動手，我要叫喊啦！」

「你叫喊就叫喊；鄰舍聽了是你沒體面。我說你受了我的物品，叫我上樓的。不然爲什麼你在樓上我也是在樓上呢？你要喊應該在樓下就喊了。」

金蓮再度掙扎，喘着氣。

「青天白日，你強姦良家女子，怕你沒有罪。」

「啊呀！娘子說什麼青天白日呢？這裏有誰個人會知道呢？你順了我的意吧！不然我也是要你的。我會走三街六巷去傳揚出你的醜事。看你受得住？」西門慶威脅的詞句；把她往床那邊拖去。

「你別用力，我是不願意的；你拿了我的身，却拿不了我的心，也是無用的。」

「拿着你的身，就不怕你不願意，你知道潑皮們天天來打擾的厲害嗎？你願意很多人的麻煩呢？還是應付我一個。况且我也待你不薄，我真的愛着你呀！」

「你不怕武松嗎？你且放手，我們講個明白，就從你也可以。」

西門慶聽見武松，倒把手鬆了，金蓮乘機脫開了。

「講明白什麼呢？」西門慶問：

金蓮喘着氣不答。

「講吧！不講我又要動手了。」

「如果給人家知道了，怎麼辦呢？」她想起了武松一副剛烈的性子。雖然知道他無心於己，然而也怕他知道這件事以後，是不得了的。

「他怎會知道呢？我們兩個人做的事。」

「日子長久了，就會知道的。武大雖然白天不回家，也瞞不過鄰舍；把消息傳到武大的耳朵裏，在現在雖不敢作聲，到了他二哥回來，一定會一五一十告訴了他，武松豈肯和你干休？你也該曉得武松是個不好碰的好漢；觸了他的怒，拔出刀會殺人，你估量你能敵得他過嗎？而且，我也不是草草就可跟你的。」

西門慶被潘金蓮一說，倒有些躊躇起來。他抬起頭來看看金蓮；臉上紅的更美麗了。他想：「不能放棄這個美人。而且已經動過手了，怎麼捨得下呢？」他強調自己的力量和意見，對潘金蓮作如下的答覆：

「不怕的，你放心吧！我怕武松嗎？他是一個單漢子，他沒有我人多；講本領吧，我也不比他弱。俗話說得好，惡龍鬥不過地頭蛇；他比不上惡龍，可是我却比地頭蛇強呢！我會怕他嗎？至於你，自然是我的妻子了。」

「你家裏已經有妻子了吧？」金蓮的話又轉到別處去了。

「有是有了，多娶一個算什麼事呢！有錢的人，娶十個八個是有面子的。」

「我做你的妾嗎？我還是跟了倒碇的武大吧！」

「做妾，有什麼不臉面的地方，我那個黃臉婆已有了癆病，好壞要死去的；死去了還不是你做了正室嗎？」

「現在還沒有死呢！」

「你和他算兩頭大好嗎？」

「這，如何講法？」

「他是大的，你也是大的，不分高下，誰的年紀大，誰做姊姊好嗎？」

「恐怕大娘子不肯吧！」

「祇要你肯，我會和你力爭，而且大娘子是好人。我不說話，她自然也無話可說了。」

「你要立個字給我做憑據。」

「這個容易。」

西門慶說着，便又要去撲抱潘金蓮了。

「慢些吧！別這樣急性兒。」金蓮把身子偏過去說：

「條件都已講好了，怎麼又變卦呢？」

「你要知道武大！」潘金蓮又把話宕開去。

「武大是懦弱人，你怕他幹嗎？」

「武大雖是懦弱，武松却不懦弱，他的刀子是不講情理的。」

「拿點錢給武大就是了。」

「沒有這樣容易。而且我也不願意離棄他，他終是我的丈夫。」

「有了我，你就不該有他。」

「他要我哩！」

「你不要他，他有什麼辦法想呢！」

「我也喜歡武松呀！」金蓮突然說道這句話，使西門慶萬萬想不到。

「唔！你和叔叔通姦，了得！」

「我沒有和他通姦，你亂說。」金蓮急起來。

「你不和他通姦，幹嗎說出喜歡他呢？」

「通姦是一回事，喜歡又是一回事。譬如說，你剛纔說愛我，可是也並沒有和我通姦。」

「算你說得有理。然而你歡喜武松有什麼用呢！他是你的叔叔，他又是個烈漢，他

難道會娶你嗎？就是武大死了，他也不會娶你的；那時，他飛走了，留着你一個人受苦，你別癡想吧！」

這一襲話，倒提醒了潘金蓮，她歎了一口氣。

「然而，武大怎樣打發呢？」

「如果給他錢不要，把他弄死就是。」西門慶忽然動了殺心。

潘金蓮吃了一驚。

「這使不得，西門大官人。他沒有罪，他也沒有害我，怎麼可以把他處死呢？」

「不處死，我們夫妻是做不長的。」

「寧可做不長。」

「我知道你還有一個叔叔武松，可以通姦呢！我去和武大講。」西門慶威脅她。

「你別這樣說，武大雖然不中用，可不會相信這許多屁話！」

「你究竟對我意思沒有？」西門慶不耐煩了。

「因爲有武大。」

「殺了不是好嗎？」

「你怎麼談到殺人上面去呢？武大是個可憐蟲，他對我很好的。我不忍害他。」

「要做便要做徹底。武大一死，武松回來，就沒有對嘴。奈沒何，他就不管這許多閑事；飄到別處去投身啦。」

「要是有人把這事告訴武松，不是仍舊不能干休嗎？」

「誰敢告訴武松。我做的事，誰也不敢講半句的。陽穀縣裏的夫夫大小，都怕我，我不去找人家的麻煩，難道人家會找我的麻煩嗎？」

「你話雖說得好，可是我不忍拋棄武大。」

「你不忍拋棄武大，可是我也不忍拋棄你。」西門慶說着又就搶過去，再把金蓮抱住。

「你放手，我再問你一句話。」

「不要問了，問來問去，終是這樣。」

金蓮掙扎得透不過氣來。

外面忽然敲門聲很大。

「大嫂，開門，開門。」是武大的聲音。

「不得了了，我家武大回家了。他怎麼今天老早就會回來。你躲着吧！大官人。」

「叫我躲到那裏去呢？」

「床底下。」

「床底下有烏壺，矮鬼要撒烏，不是被他看見嗎？」

「躲在那個破廚裏吧！」

「也不好，如果武大到明天纔出門，我不是要餓死悶死嗎？」

「那末，怎辦呢？」

「開門，開門呀！大嫂幹嗎不開門呢？」又是武大的打門聲。

「怎辦呢？」

「讓我衝了出去吧！」

「也好，你先躲到樓下那個房間裏去吧！」

兩個人忽忽下樓來，不料門已被推開了；武大向樓上來。三人正碰個着。

「怪不道街坊上都說，果然你們白天幹出醜事！」

金蓮不敢做聲，那情景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西門慶也慌着。

「今天，被我候着了！」

武大去扭西門慶，西門慶情急，便一飛腿踢過去。金蓮趕快去攔阻，已來不及了，武大想轉身逃下去。却被西門慶一脚踢中腰裏。武大「哈！哈！」大笑一聲，直滾下樓。

去。原來正踢中腎部，腰子落下來，所以一聲大笑死去了。金蓮跟着下去扶武大，扶不起來，看看他嘴裏白沫和血水都流出來了，摸摸鼻子，已斷了氣。金蓮大哭大喊起來，西門慶也呆住了。好多時，纔開口：

「你哭什麼呢？事到如今，木已成舟。我兩個人在這裏，人死在地上；真是黃鼠狼爬在雞籠上，不偷雞也是偷雞了。趕快想個善策，料理這件事，鬧出來，我你的性命都不保；你是謀殺親夫，要騎不驢的！」

「你的心太毒狠了。」金蓮掩着臉。

「不是我的心太毒狠。是我的腳上沒生眼睛，現在事已到這樣；我們把他抬上樓去，蒙在被裏。叫個人來下驗。我用了些錢，一把火燬了，把骨殖葬了，不是乾淨了當嗎？」

金蓮忍住哭，把死人抬到床上去。把被蓋上。她又大哭起來。

「你不要哭了，下樓去燒些熱水把死人嘴邊的血水揩了，祇說急病死去，我去料理。我去叫何九叔來和他入殮，和他火葬。你別再哭了，哭了會沒主意的。」

金蓮點點頭，心上有說不出的苦，也有說不出的恐懼。看見了西門慶下樓去，聽了西門慶把門拉上了，自己迷迷糊糊守着武大郎；把燒溫水洗血水的事都忘了。心，已開

始起着劇烈的變化！

七

潘金蓮自從武大郎死後，一天到晚神志不定。武大郎的影子，似乎常常在她的面前出現。她雖然和他設了靈堂，天天化紙，也還是沒有用。她一閉上眼，就夢見武大郎。比生前長得更難看了。亂蓬蓬的頭髮，散着沒理，那鼻子裏，眼睛裏，以及嘴裏都流着血。他對潘金蓮說道：

「你爲什麼要和西門慶把我踢死呢？我沒有對你不起的地方呀！我要活捉你們的。等我的二哥回來；我告訴他，是你和西門慶害死我的。我要他和我報仇。」

說着，就要向金蓮撲過去。金蓮大駭，驚醒了。於是就不敢睡了。金蓮默默地向武大的靈魂哀求着：

「我沒有害死你呀！是西門大官人踢死你的，我也守着你的孝；不讓西門慶上門來。可是西門慶他要來，我已把言語搪塞他了。他迫着我，我沒和他有什麼勾搭呀！你不

能來嚇我。我是最胆小的，你應該也知道的。冤有頭，債有主；你去找西門慶，假使你真正有靈的話。你活着不知道，死了應該明白了。」

她雖然天天這樣默禱，然而沒有用，武大仍在她的眼前出現。祇有西門慶來了；纔不見武大。她想：

「大約鬼也怕西門大官人吧？」

她於是有的時候，也盼望西門慶來。她正是一個心理矛盾的女子。她記起西門慶把武大踢死的情形，她正怕他；而且還有些恨他。然而西門慶不來，她倒又盼望他來了。她有的時候，喜歡和西門慶在一起聊天，她不能瞭解自己，也不能解脫自己。她終日苦悶不堪。尤其這幾天，更使她驚心動魄，坐立不安了。因為現在已經是正月下旬的日子，武松便要從東京打回頭了。武松得知了此事，豈肯干休？她想：

「武二叔叔不是在花朝前回來的嗎？今天已是正月二十九了。又是碰着小月，明天是二月初一；該是他回來的日子。他一進門，看見靈堂，就會問起大哥是幾時死的，得了什麼病死的，你是請什麼人來辦喪事的，那裏來的錢；我怎樣答覆他呢？如果給他看出破綻來，拔出尖刀，不容分說，一刀殺死了我，我不是落個不明不白嗎？」

她想到這裏，真是悻悻不安，她從樓上跑下來，看看武大的靈位；又從樓下跑上去

。坐了也不是，立了也不是；上床去躺著，閉下眼睛，又祇見武大向武松喃喃地哭訴；武松拔出尖刀，要殺她。她大叫一聲，驚醒了；心還志志地跳動著。爬下床，走到樓下去。到武大的靈前，去燒紙，跪下去哀求，她就這樣像落了魂似的整天不吃飯。夕陽已經西斜了，她的灶上還是冷冰冰的。

武松果然在今天回來了。是午後到陽穀縣的，他到縣官那裏繳了回信，出了衙門，就飛揚揚聽到武大的死訊。

他吃了一驚，便趕快向紫石街跑去，在半路碰到武大的小友唐牛兒，把武大死得不明白的事告訴了他。武松就大哭起來。唐牛兒又把何九叔燒屍的事情講了，兩人去找何九叔。武大拔了尖刀威嚇他；何九叔把武大的死相以及西門慶去央他的勾當，索性源源本本都講了。武松肚子裏已十九明白這事，獨個兒向紫石街趕來。在路上把這件事在腦子裏亂滾：

「嫂嫂怎麼會害死大哥呢？我看她是很賢慧的，也很柔情的；下得手嗎？西門慶？他媽的做什麼的，怎麼又會和嫂嫂認識呢？」他有點不相信這許多傳說。

「然而大哥却死得這樣快，又是一個從不相識的西門慶去料理喪事；不是可以奇怪的事嗎？珠絲馬跡，一定有蹊蹺的。」

武松忽忽地走着，想着；朴刀在腰間發響，那腿子旁的解腕尖刀的寒氣，向肌肉裏直逼着。

「如果真的這許多不端事，我不能放過他們一個，我要替可憐的大哥報仇雪恨，我要殺死姦夫和淫婦。我是江湖上的好漢，我不能受着鳥氣。他媽的！西門慶！他自己討死。」

他一會意到身傍的刀，就會動起殺心來。

「然而，嫂嫂是不會做出這事來的。我臨走的時候，他還叫我早些回來呢！而且在我的包裹裏；藏着乾糧，藏着銀子；還藏着一塊翠玉呢！她把我的內衣收拾得那樣整潔；她如果要害死我大哥，怎會待我這樣好呢？」

他不相信她會同謀。

「西門慶好好殺死大哥做什麼呢？也沒有聽得嫂嫂去首告。當然是有了默奧的。不是姦情還是什麼？」

於是他又很自信了。索性把尖刀拔出來，大踏步向家裏走去。

呀的一聲，把門推開了。看見潘金蓮從靈床旁邊立起來。金蓮看見武松倒不驚駭了。像看見了親人一樣吃吃地哭將起來：

「叔叔，你真的如期回家了。你是個守信的人，可是你大哥死了。」
武松聽他的話帶着哭聲，性子倒有些耐住了。

「嫂嫂！大哥是什麼時候死的？」

「就是本月初六死的。」

「得的什麼病呢？」

「吐瀉之症。」

「正月裏怎來的吐瀉症呢？」

金蓮被問住了，不敢開口。

「嘿！正月裏是沒有吐瀉症的，尤其在我們這個北方。」武松又釘上一句。

「那我可不知道，大郎是得這個病死的！」

「病了請大夫看沒有？吃了什麼藥？」

「有請大夫的。」

「這大夫姓什麼呢？」

「姓王……」

「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忘記了！」

「嘿！這樣的大事，却忘記了。」

武松的聲音高起來，金蓮有些戰慄，似乎還看見他手裏有刀。身子早就發抖了。

「叔叔你坐着再講吧！」她拉個杌子他坐。

「讓我替叔叔做飯，吃過飯詳細再談吧！」她補一句，企圖把話轉到別的地方去。

「哥哥的事要緊，怎吃得下飯呢？」

「那末，我點個燈吧！」

「趁你的便！」武松的話有些不客氣了。

潘金蓮去灶下取了火種，點着燈，屋子裏發着光。武松看見武大的靈位，倒身便拜

，暗暗地說道：

「我替大哥報仇，就在眼前；你保佑我成事！」

潘金蓮看見武松拜武大的靈位，自己去點香燒紙，也跪下去了。等她跪下去，武松

已立起了身。金蓮拜了三拜，也立起來。

「我要問嫂嫂，大夫來了，下什麼藥？」武松再度發問：

「等到我和大夫回家，大郎已死了。」

「這樣快？」

「因為是急病！」

「你去請那一個來入殮呢？」

「我去請隔壁的張家伯伯去叫什麼一個何九叔來入殮的。」

「棺木擱在那裏呢？」

「當晚就焚了。」

「是誰焚的？」

「也是那個何九叔！」

「爲什麼焚得這樣快，不叫我親兄弟見一面。」

「因爲無處安厝。」

「嘿！別撒謊了。何九叔是西門慶去央的！」

武松的話，像迅雷一般沖破了沉悶的空氣，潘金蓮的臉上，從灰白轉到青灰，不敢說話了。

「我早就知道了，你和西門慶通姦，害死了親夫，抵賴什麼呢？我今天來和哥哥報仇的。」武松把尖刀向潘金蓮的面上一幌。

金蓮嚇得面無人色，撲的一聲跪下去了。

「叔叔，別動手；我沒有和西門慶通姦，我也沒有謀殺親夫，是西門慶來家裏胡鬧；把大郎踢死的。」

「踢死了大哥，你爲什麼不去縣裏首告呢？反叫仇人去央何九叔來燒燬屍體，這不是通同謀害，還是什麼？」

金蓮被武松的話反駁得無言可答。

「你好好從實講了吧！你不講也是死，講了也是死，免得多費時間。」

「我真的沒有和西門慶通姦！」

「他媽的？沒有，你別騙我！我家哥哥生得懦弱，生得醜陋，窮得可憐。西門慶狗頭，有錢有勢，生得風流，你當然歡喜有錢的人。」

「叔叔，別說這樣話，我也不喜歡西門慶，可也不喜歡大郎；我心愛的是你！」

「狗屁！誰要你愛！武松是個草包，也是個窮人；值得你愛嗎？你騙我，你在臨死之時還想引誘我，我不會上你的圈套的。」

「叔叔！我不是一個貪錢貪勢的女人，我雖是一個婢女出身；我已看慣了有錢有勢人的氣餒，有錢有勢的傢伙，會欺侮人的，會不顧人家的痛苦的。所以我決心愛一個心

地純潔的窮人。因為窮人的心是最善良的。」

「你別說這許多甜言吧！武松是硬漢，不吃你這碗米湯的！」

「叔叔你還記得嗎？」

「記得什麼呢？」

「那天，我們兩人烤火的當兒，我會提出一句不能說的話；你追問我，我不敢說出來，扯到別的地方去了。我那時的心整個就是你的，我愛着你；可是你是我的叔叔，而且你是個烈漢，我始終不敢把這話吐出來。」

武松把頭低下來沉思，回憶過去的情景，似乎歷歷在目，潘金蓮這話是對的。

「你想，」潘金蓮繼續說下去：「誰家嫂嫂有待叔叔這樣好，你會拿到我藏在你包裹裏的翠玉塊嗎？這是在陳家大娘處做下賤工作的時候，蒙她的愛憐，賜給我的。我一向珍貴着，要送給一個心愛的人。你是我心愛的人，所以把它送你了；這就可表示我的心跡。」

武松的憤怒情緒，慢慢地降下去。他想：「這話是不錯的。嫂嫂待我確實好。看她待哥哥也還不錯。她倒是個可憐人物。」

「我也是一個要想獲得幸福的人，大郎是我的丈夫，可是他不能瞭解我，他不能安

慰我，他不能滿足我的需要。他不是我的意中之人，我却嫁了他，我是被主人趙俊當物品一樣送給他的。我有什麼樂趣呢？女人應該隨着主人的意思，可以送人的嗎？叔叔，假定你換了我的地位，你願意嗎？你應該可憐我，因為你是一個好漢！」

武松不說話。

「我和西門慶有什麼私情呀！然而我現在有話難辯。」

「你要說與西門慶沒有私情，我却不信！」武松又開始說話。

「確實沒有的，如果你要明白，頂好去找西門慶來三面對證。」

「我是不能去找西門慶的，找着便是殺他，沒有半句其他的話可以說。」

「是呀，要殺也要先殺他，你欺侮我一個弱女子有什麼用呢！」

「是的，我應該先殺他。」武松的意見轉變了。「我殺了他，遣了前鄰後舍來家裏，把這事說出來；聽他們的公判。你那時可不要怨我。」

屋子裏的空氣山緊張而鬆弛下來。金蓮透了一口氣，武松把刀子收回，轉身出門去了。金蓮跪得膝蓋都酸痛了，立起來，便去坐在那個近鬢位的杌子上。她似乎看見武大的影子又在眼前出現了，她很恐怖。她想：

「武松出去找着西門慶，一定會殺他的。他提了頭回來，請來前鄰後舍，我也是沒

命的，武松即使能够允許我活下去；衆人肯放鬆我嗎？就是那死鬼大郎也不會把我放過去的。而且，大郎死了，西門慶死了，武松走了，我往那裏去呢？抓進縣裏去，我還是沒命的，騎着木驢遊街，那是多麼出醜的事呵！」

潘金蓮的神志慢慢地模糊起來。她見到衆人把手指着她罵：

「淫婦！」

「該死的淫婦！害死自己的丈夫，還要害死了別人。」

「那騎在木驢上的是潘金蓮，是打虎英雄武都頭的嫂子。不要臉！」

她腦子裏都是這許多形象。她想：

「怎樣受得下呢？受得下也是活不成的。世界雖然大，也容不了我的。我不如自己尋個死路吧；倒可以表明我的心跡。」

她的主意已定，就回到樓上去。她坐在床上又想：

「我怎樣表示心跡呢？武松他是不知我的心的。我應該在臨死之前告訴他，然而我不能見他的面了。我不能提起筆寫字，用什麼東西來說明呢？」

潘金蓮沒有善策，又似乎看見武大郎用手指着她，要她死。

「死了吧！人已死了，還分辯什麼呢！把死字留給武松，不是足夠了嗎？」

她爲着要叫武松明白她的心跡，爲着逃避現實給予她的痛苦。她決定一死了之。然而死是可怕的；尤其在那個黑暗的小樓上。在這裏她已經住上了一年多了，雖然陋小得不足留戀。可是一几一椅，她會撫摸過，她會安排過。而且她也曾在這個小樓上請過武松吃酒，和武松談過話。還有那個小月洞，她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邊，欣賞過雪景；她希望她的意中人——武松要跟着雪飄進來；現在都不堪回憶了。回憶前事，徒增悲感！她自己很不明白；她想着武松，愛着武松；爲什麼武松反來逼她死呢？武松就沒有

一點感情嗎？然而她知道武松是沒有感情的。

「這也不能怪武松沒有感情，因爲他的哥哥被害了，這是替哥哥報仇，是應該的。

她想：

「武大雖然不是我害死；但是沒有我，西門慶是不會踢死他的。我是應該冤死的了。況且，我活着有什麼生趣呢？物質苦，精神苦；眼睛一閉，什麼都不知道，二郎去殺西門慶也好，殺不掉西門慶也好，不會麻煩到我的頭上來了。而且，武松即使不殺我，我也怕見官老爺；他會叫劊子手殺我的，我何必讓別人動手。何必讓那種殺人的魔鬼動手，我自己來處死自己，不是更乾淨嗎？」她重複地想着：

她在黑暗中，見不到一縷光明；在她的四週圍，都是些恐怖的狀態；她於是決定拿

新婚姻法頒佈却遲了五十年。從前的婦女好比熱水瓶
中的水，木塞心思想反抗然而反掙扎的鬼去牢牢地
禁錮着，不允許婦女們一點透氣的機會。

149

自殺來衝破黑暗的環境；決定用自殺來解除惡劣的局面；在她想來，除了自殺以外，就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她解下腰帶，摸一摸頭子，打個結，掛上床去，又脫了下來，坐在床沿上。她鼓不起死的勇氣來。屋子裏一些光也沒有，漆黑一團。忽然聽得門外有嘈雜之聲，她想：

「一定武松提了西門慶的頭，邁着衆鄰舍來評理了。」

她想到這裏很害怕，便又去摸那帶子，仍舊打個結，用個杌子墊了腳，掛在更高的床橫木上；把自己的頸子鑽進圈子裏去，用腳把杌子踢開了，了結二十年的殘生。

讓黑暗籠罩她的身體。

自從杌子響了以後，萬籟無聲了，這算大自然給她的一個哀默。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脫稿於福州。

水滸傳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再版

水滸二婦人

著作者 陸

墟

發行者

光明出版公司

總經理

五洲書報社

印刷者

中國印書館

定價：

上海虹口峨嵋路一一六號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上海福州路五一九號

光明出版公司新書

中國政治内幕一集(再版)

一千二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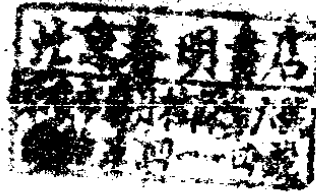
中國政治内幕二集

一千二百元

中國經濟内幕一集

二千 元

82
742-141



742141